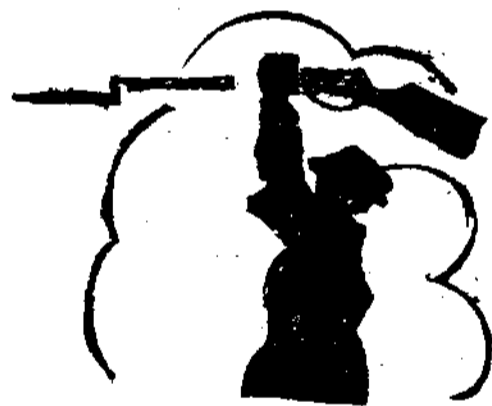


詩創倉作

17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第十七期

論風格與敘事詩.....	方然	30
「生命的胎動」題記.....	伍禾	32
新詩短話(續四).....	胡危舟	51
★		
河邊戀歌(詩輯).....	A M	1
星(詩輯).....	鄭思	7
我得了啓示及其他(詩輯).....	侯唯動	9
當年小唱(詩輯).....	孫藝秋	12
航行及其他(詩輯).....	胡拓	14
生活的花朵(詩輯).....	谷風	24
★		
報信者.....	方然	16
基督耶穌傳.....	麥青	18
古寺·遞步前.....	晏明	21
駁隊.....	廣民	23
江畔吟.....	蘆荻	8
不要.....	高崗	11
向河畔投遞.....	林風	25
溪流.....	因陳	26
貨郎挑.....	蘇金傘	27
夏晨.....	李新穰	28
火車懷念者.....	郭尼迪	28
瘋婦人.....	郭小川	29
假如愛只使我哭泣.....	蓬美	29
★		
幻想的船隻.....	俄·萊芒托夫	37
河流·草原和戰鬥.....	蘇·莫捷斯拉禾夫等	38
村上的鐵匠師傅.....	美·亨利·郎匪羅	46
海之歌.....	英·Bryan Woller Procter	41
華斯華茲詩抄.....	惠宜譯	43
現代英國詩抄.....	英·I·羅森貝爾等	43
雪詩.....	意·Giosue Carducci	42
★		
約翰·濟慈.....	蘇·萊夫格里·羅	47
關於「女詩人」花蕊夫人.....	宜閑	48
★		
英·雪萊像(扉頁).....	溫濤	
俄·萊芒托夫像(插頁).....	溫濤	
馬耶可夫斯基畫選之二(封面).....	溫濤	

出版：詩創社
 桂林建幹路六合北里五三號
 社長：李文劍
 編輯：胡愈舟 陽太
 總經售：三戶圖書社
 桂林中北路九一號之三

徵求自由定戶
每戶國幣卅元
 因物價飛漲，無法定額，訂立定期，以價目一換本特
 設自由定戶，無須預先聲明，如後期不足，切
 向三戶圖書社接洽為安

河邊戀歌

A. M.

一、我來了

我來了，

像一隻雁子

帶着熱情的啼喚

和輕清的孤影，

從荒茫的無垠的漠地

穿過過萬里長空，

來歸到伙伴們的生動而歡愉的羣隊裏。

我來了，

像隱僻的山谷中流出的

一支冷冽的細泉

經過小河與大江

沿着波濤的滑車

奔流到浩淼的海洋裏。

我來了，

像一個宗教徒，

捧着他虔敬的企盼，

一步一膜拜地

跋涉盡千山萬水
磨穿了幾百次鞋底
終於跨進了炫目的勝地的門檻。

我來了，

像一個飄泊的浪子

跨過飢寒的道路

跨過被追害的道路，

跨過侮罵和殘暴

所鋪成的險阻的道路，

如今，帶着一把辛酸淚

總算重又投入了慈母的懷抱……

我來了

帶着悠久的戀思

悠久的愛慕的熱念。

我來了，

帶着默默的驕傲

和發自心底的

不可遏止的歡笑……

我來了！

二、在河邊

懷着無言的喜悅

我漫步在河邊，

心頭癢癢地

試想撥弄琴絃，

唱一支戀歌——

唱一支對於這河的嶄新的戀歌。

河，待我以坦白和真誠

你是我聖潔的戀人——

——不錯

河是我聖潔的戀人，

而且你還是許多和我一樣

舉着熾熱的火把

從不同的角隅奔來的

每個年青健壯的兒女的戀人呵！

你沒日沒夜地

對我們唱着深摯熱情的歌，

伸展著那

長長的迷人的臂膀

歡迎著每個仰慕者，

而你，我親愛的河，你也一樣歡迎著我。

你用稍微涼爽

柔和滑潤的手，

爲我洗着風塵的臉

和一些結了疤

又再度潰爛開來的創傷，

然後

讓我躺下來

躺在鬆軟的沙灘上

將養那長途奔波的勞頓。

沙灘是一張大沙發

那麼舒適地襯託著我，

河水用滑膩的舌子

舐着我赤裸的腳趾，

而河

輕盈地哼著甜蜜的催眠歌。

呵！

河，流經我身邊

河，流進我胸窩，

清晨

露珠滴開了花苞，

河水正像露珠

滋潤而且撫慰了我。

三、奔流

如同一個不懈的勞動者，

河，永遠唱着歌子奔流——

你從遙遠的谷裏來，

夾帶着細流

夾帶着泥沙，

以無所不納的大量

沒有休止地奔流。

河，流過夾谷

夾谷爲你開着道路，

河，流過山崖

山崖爲歡迎而發出豪爽的琮琤的啼笑，

而當你流過

乾燥的沙土的河岸，

你就用自己的乳汁灌溉它

使它變成肥沃的田畝。

——於是

人民從不知的地方來，

相同植物附着於土地

他們附着於你，附着於母親的河。

他們在山上開鑿密洞

以躲避風雨和狼羣，

又用稀糞混和泥土

架起牲口的廄棚，

而後，用鉄打成犁鋤，

用柳條編織成耙，

開始墾拓起肥美的河岸。

從此，他們

讓汗珠培養着土壤

讓世世代代的生活植根在河邊……

山洪暴發的時候

你就像喝醉了酒一樣，

興奮地洶湧着

狂放地奔瀉着

一眨眼已滾過了幾十道山溝。

你無比的奮力

冲毀了河上的板橋

冲走了河邊的巨石，

冲開了所有一切阻礙着你道路的障壁，

——河，你是大地的驕子

沒有那種力量，可以比過你的酷愛自由！

被捲倒的山裏的林木

逐着急流飄浮，

農人們赤裸着紫銅色的身體

彷彿撩取魚鱗的水鳥

猛勁進旋轉的浪裏，

敏捷地撩取着天然的木材……

不久，水蒸了
你就像天真的孩子
完全忘懷了昨天的狂妄，
又變得和善而快活，
平平穩穩地
清澈得勝如晶亮的鏡子。

河，辛勤地奔流
夾帶着細流
夾帶着泥沙
以及自由的意志
直朝向浩闊的海洋滾去。

如同一個不懈的勞動者
河，永遠唱着歌子奔流……

四、早晨

早啊，河！
當我抹着惺忪的眼
以農夫去早耕那裏鮮健的心情
跑到你身邊的時候，
你也早醒過來
在揭開那紗般的霧幔了，
一股清新的氣息
從河面撲來
歡迎着，並且擁抱着我。

霧已散盡

各處顯現出來閃動的人影，
我才知道，在指兒
我並不是起來得最早的一個。

河埠頭
毛驢豎着長耳
駝去了滿桶清水，
灑河水的照映
女孩子們早擦淨了臉，梳順了烏亮的頭髮，
露在光滑的石頭上
在搓洗成堆的衣衫了。

一羣羣青年，
好比早晨的雀鳥
噪鬧着，飛跳着
那末愉快又活潑，
他們挾着那些光輝的書籍
和爬滿整齊的小字跡筆記本
在匆匆的趕向禮堂去。

山溝裏，
村童驅着牛犢
——那像土地一樣赭黃，
和土地親切合作的牛犢，
去到草地放牧；

在坡上
牧羊人吹起嘹亮的口哨，
羊羣就同風偃的草

仰着頭嗚叫着齊隨着而去，
在後面，健跑的獵犬
忠實地守衛着牠們。

劃着兩道轍迹的灰白的大路上
響過來一串鈴鐺，
大隊的騾子
抖動着和新嫁娘一樣
裝飾得漂亮非凡的流蘇，
寬闊的背上
駝運來遠近四方所出產的日用的貨品。

塵頭飛處，
那個落開了嘴巴
老是和藹地嘻笑着的將軍，
騎着他的菊花青
四蹄騰空地奔馳，
它馳過田塢，馳過沙灘，馳過急流的河面，
背後捲起一陣塵煙
又向視限所不及的遠方疾逝。

早啊！
你健美的女孩子們，
你毛驢、牛犢和羊羣，
你生命力充沛的勤奮的青年，
你牧人和村童，
你趕馱子的和馱子，
你質朴而英勇的將軍，
你們都好呀

你們這些手忙
而你們的精神就像早晨一樣蓬勃！

那裏——

在迷霧的山岡後面

光芒璀璨的太陽起來了！

太陽照亮天空

太陽照亮田野

太陽照亮親愛的河，

在太陽的照耀中

大地像含露的春花般何等新鮮而美麗呀！

看哪！

由於太陽

和這些太陽的兒女

艱辛的創造與開拓，

在這河邊

已經展開來

一幅無比輝煌的新世紀的圖景了……

五、播種

光芒璀璨的太陽起來了，

她照亮天空

照亮河

也照亮着田野和山坡——

枯槁的草又回綠啦，

馬蘭花開放在崖邊，

彩羽的山雉
跳出牠荆棘的高
飛鳴在河岸上；

原野

處女般發散出一種

新鮮而酥解的香味，

人們

快播種吧

大地正到她

等待懷孕的春情期了。

多刺的酸棗樹

被野火的紅舌甞光，

沿着山脚

沿着陡坡，

一族族人揮動鐵鎬

在着手開墾那頑固的年久荒廢的土地。

高高的山頂上

農夫並駕着兩條黃牛

在翻過了土的田裏

將結實的土塊耙碎

而號裏，不柱地

用親暱的叱罵呼喝！

呵——

向前耙，向前耙

直耙到寫遠的雲端去……

河邊的川地裏

孩子們正在撒弄肥料，

發酵了的畜糞

舒放出濃重的

乾澀和鹽濕的氣味

令人作嘔的惡臭的氣味，

孩子們卻已望：

再臭些，再臭些！

——這是獻給土地的

最豐盛的筵席

最滋補的資料呵。

……然後

播種吧，

在辛勤開墾了的土地上

我們着手撒播各樣的種子——

我們撒播高粱的種子

撒播小米和蕎麥的種子，

我們撒播西瓜的種子

撒播馬鈴薯和蘿蔔的種子，

我們撒播富有維他命C的番茄的種子

撒播葫蘆、菠菜和辣椒的種子，

我們撒播各種瓜果的種子，豆類的種子。

我們撒播糧食的種子

撒播美麗的花的種子，

我們撒播勝利的種子

光輝的真理的種子

和血汗澆灌的幸福的種子……

呵

趁着良好的季節
我們播種吧！

六、黃昏

×河

在你的懷抱裏

生活是何等美好！

道路上沒有陷阱

黑夜裏沒有陌生人來敲門，

說話是大聲的，

歡笑是靈情的，

工作忙碌而緊張

但誰都不要為明天的衣食去愁慮。

黃昏的帷幕將要垂落

人們跑出墊伏了一天的窮洞

痛快地舒口氣

然後以輕緩的步子走向河邊。

天空高遠而澄碧，

火黃的夕陽

像奔波倦乏的旅人

蹣跚在火黃的山頭，

大道上

疏落了得得的馬蹄

塵沙也不再飛揚，

×河

如今你又多麼閑適寧靜啊！

河靜靜的，

年青人把愉快的影子

倒映在平滑的水面，

把笑聲和歌聲

輕盪在寧靜的空氣裏，

把草鞋和跳赤的足印

遺留在波狀的沙灘上。

公園裏的碧桃花開了

一團野火

燃燒在深綠的林間，

而梨花白得使人覺眩

樹脂的氣息又教你清醒，

石堯上，草地上

人們蜂羣一樣簇聚着，

他們多麼興奮又快活呀！

——他們都有春天的臉

春天的靈魂

和桃花般盛開的熱情。

當暮色灑集

天上的星光次第閃亮，

晚會的燈火

也星光一樣閃亮了，

遠環地

我們就能聽到

如驟雨般襲來的

狂熱的掌聲和狂熱的歌聲。

歸途上，

我不忘記

一個同伴高唱着「五月底夜」的歌聲，

那輕靈的遐想

那迷感的情調

和那美麗的捲舌音

怎樣使得曠野的靈魂也都顫動呵！

——×河

溫柔的黃昏的河

這正是為你而唱的戀歌！

七、故事

×河

在你的身邊，

在綠影婆娑的林蔭下

在河邊的鬆軟的沙灘上

在現代風的古樸的密洞裏，

我懷着敬意和感奮

曾見過多少親愛的同志

聽過他們多少血淚織成的故事呵——

我會聽老幹部

講過翻雪山的時候

怎樣一站定就永遠停住了呼吸，
而在不見人煙的曠地，
吃着獸皮和鞋底
露宿在瘦瘦深的水裏多少夜晚，
終於完成了神話一樣的故事，
偉大壯烈的著名的跋涉的故事。

我會聽過
現代的飢餓米修士們，
怎樣拖着鐵索那當
忍受了每一種殘酷的刑罰，
挨過了三千六百個黑暗的日子，
身體被腐蝕了
而意志始終鋼鐵一樣堅強的故事。

我會聽過伙伕同志
講述過他們用棉袍
在黑夜裏繳獲過軍鎗械的故事，
和日以繼夜地游擊
吃着黑豆粗皮的隊伍
怎樣打退幾次進攻的頑敵的故事。

我會聽過
年青的志士，
怎樣被激大包围
眼看屠殺伴都倒下來，
而他帶傷脫逃
在荒山蔓草裏潛伏三天三夜
微伴冒險歸來的故事。

我曾聽過
幼年的一代
抹乾了淚痕
在烽火中成長起來的故事，

我曾聽過
被裹腳布和土坑
消磨了大半世的
窮鄉僻壤的黎民，
怎樣勇敢地參加鬥爭的故事。

我還聽過土地復活的故事
被人民神化了的開拓者們的故事……

——X河
該多羞愧！
我投入你的懷抱
並不是爲了聆聽這些動人的故事，
我的胸膛裏
你知道
還有着沸騰的熱血在向崇高的理想奔流……

八、別

X河
感謝你的撫養
我的疲倦與創傷早已消釋
你看，我結實得像一條公牛，
即使我訥口而沉默

你總會相信
我實在有着無以言傳的快樂與愛慕。

然而
我不爲偷安而來，
要取得明天的幸福
我決不吝惜自己的熱血
——次不吝惜我唯一的財富的揮灑呵！

高粱垂着沉甸甸的穗子
蕎麥鋪滿了粉紅的地毯，
糜子穀子閃着金黃
鵝鵝也高得像陰森的林子了，
——X河
正當收穫的季節
我卻要暫時向你道別啦！

飲馬在河邊，
一聲長嘯
我將追逐黃塵而馳去；
這時
躍動在我心頭的
只有熾熱得通紅的明智的火……

暫別了，X河！
我的琴絃畢竟磨啞，
這拙劣而陳腐的戀歌
渺小得比不上一滴水波，
好在我不久就會歸來，
那時應該是你
爲我調弄金喉
唱一支雄渾的凱歌
唱一支絕世的凱歌！

一九四一，夏——秋。

星

星

你，節女的心
你，童貞的眼睛
你，上帝的鑽石，仁者的智慧
你啊，你藍天上的，發光的星星
你看着我們這里，
你每夜都看得那麼清楚
這些人底血裏的淫污，
這些易於搖落的人性，
這些醉漢們底混亂的腳步……
你羞了嗎？你懶了嗎？你在憤恨嗎？
你啊，你有表情的星星
我明白了你們底心事
看啊，你們這些星星啊，
眨着這麼多不高興的眼睛。

歌

我愛真情的如海波傾注
我愛志氣的沒有修飾的靈魂
我喜歡愛得純青如火

我愛聽那些不穩的狂怒的叫聲
我把這當做人性，
我把這看成成人底美和人底真。

寄

——贈 Y · L ·

我們的友情是痛苦的，朋友啊！
我們雖然都住在這條藍色的河畔
而我們却隔得這麼遠……
我們底真誠的心弦
都為這人間蓄積了一大串曲調，
也為我們之間蓄積了親熱的交談……
然而，空氣阻礙了我們底喉嚨；
我們站在這條河的两端
彼此對望，彼此懷念，彼此因無聲而窒息……
我們為愛與恨所浸泡的感情啊，
像壓迫的空氣
幾時才是它們爆炸的時節？
那時，人間只允許響着響着底歌聲。

靈魂的敲門

一個荒唐的夜半

鄭思

有一羣靈魂
跑來把我底門重重地敲打：

「啊，啊；你噴着愛情的詩人！
開一開你底門吧，
只求你開一吓，一吓呀！
我們真覺得難過，
我們真覺得難過，
啊，啊，我們底感情被打破你底房子……
放我們進來吧！
放我們進來吧！
我們是些跟你一樣年輕的靈魂
我們真無罪，我們見過上帝……
我們見過了一切懲罰人底神
他們都說我們無罪；
而我們已失去了活動的骨髓，
我們也失去了自己底好嗓子，
啊，詩人，讓我們借借你活着的良心……
啊，詩人，讓我們借借你好的嗓子……
啊，啊，啊……詩人！
啊，啊，啊……詩人！
放我們進來吧？……
啊，啊……不然，
也得請你向人們說：

砍掉那些開鎖的手！
——那些向無罪者開鎖的手！
啊，啊，你唱着愛情的詩人！
啊，啊，聽吧！我們在哭啊……
啊，啊，我們等着你呢……
啊，啊……」

隔幾天，他們又來了！
隔幾天，他們又來了！
在荒廢的夜半
一次又一次
這羣不散的靈魂
跑來把我底門重重地敲打……

童歌

假若我可以躺臥在綠秧上
我紅色的心瓣可以通亮地袒露……
假若我可以如浮葉飄在碧清的湖心
而天空乾淨得沒有一點殘雲……

假若春風是我底手
野花是我底理想
而我可以自由地行動，
可以把理想自由地開放……

假若河流是詩
月夜是沒有彈過的豎琴……
那麼，

我首先不學殺人的鎖，
人們不再為什麼而流出自己可貴的血……
我要吹走那些專橫的腦髓
也要摘掉它裏面的有毒的慾念……

那麼，
我們的心胸如聖水
我們都純白得像小孩
生活就是快活，就是歌唱……

而我胸，
我要去撥動那月色的豎琴
譜着河流底詩
發出另一種最高的，最純的，
最想像的響響……

江畔吟 二章 蘆荻

(一) 蓼

深秋的日子
我走過江岸
江岸搖曳着一叢叢紅蓼

我愛蓼花底淡淡的顏色
它生長在寂寞裏
在寂寞的秋光裏
它沒有半傍富貴人家的栽植

我是一個流浪的少年人
我有着人世底深深的哀怨
我愛蓼花
如同愛我自己

我踏着江岸的碎石
聽着我底獨來獨往的步聲
和秋風擦過蓼花的響響
我的眼前又擺着一個最寬曠的世界

(二) 竹林

我厭棄煩俗的生命
我須要一個潔淨的靈魂
我漫步在：
一個蔥蘢茂密的竹林
這兒，竹葉長得青又青
竹竿長得直又直
我想，年輕的生命
要比竹葉更青
年輕的心腸要比竹竿更直
我不喜歡攀藤纏向大樹攀援
我愛生命底不屈的勁挺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我得了啓示及其它

侯唯動

我得到了啓示

爲了不暴露目標，
你把担架卸在草里
機警地潛伏在
那濃披蕪菁，
垂滴着岩淚，
只有獸跡的淺岩層下了。

嘿，多麼憨呢，
難道隱蔽了幾處就夠了？

從涼指箭一瞥，
「哦，偵察機……」
就像走到地畔，
立地辨別出來這是穀子，
那穗實披散的是糜子一樣。

看他笑嘻嘻地，
愛着一對小眼睛，
熟憤似地
相同在田里耕耘倦了，
坐在大樹蔭下，
抽一袋烟那麼自然。

噢，冷靜的凝望
並沒顧慮會丟炸彈的
癡呆的光景，
好比面對和自己無關的
一幅畫圖里的故事。

要是敵人在天空，
用望遠鏡瞧到你，
會完全失望的
——他們要的並不是這樣子呀！

多笑了，
豎起姆指自語：
「讓地球翻滾得更厲害些吧。
中國人底腳底，
已經滿有着磁力！」

槍聲被山顛割斷了
呀，天氣很好
你呵，一個伸展挺直站着，
打着不耐煩的呵欠，
跟着隊伍
勇敢的向戰爭。

端的，我看見了你，
猛驟的驚慌了，
扯着臉蛋苦思索，
啊！噢味給下，笑了，
嘿，真是
菸袋在臀部褲帶上別着……

四二、二一、二八二夜。

草驢，沒要嘆息

又從右肩回望了，
牽掛小駒的老人家，
恐怕他在曠野里迷失了路，
「哪八……哪八……」
以老邁的顫音，
召喚牠跟隨在就近。

小驢駒呢，
不過故意的拖延一陣，
或是一些嫩甜草正給嚼嚙，
牠執拗不過草驢（註）的
慈愛的呼嘶
向身邊歡躍來了。

萬聲耳聾的草騾，
嗅着兒子的乳香氣息，
就像重負輕減，
愉快的腳步緊加了。

此刻從麥子身上，
又見自己鞍馱未加的稚齡了，
幾羅祥呀！
那如現在縮頭被一揪抓，
就只得服役。

回憶是可怕的，
不覺加添上憂鬱，
悲命定地想，
不可避免呵！
自己的輓具也是兒子的。

草騾，沒低低地歎氣，
應該察看主人的神色，
已往的日子，
還有兵隊，
他帶你逃匿了，
今天嗎
他却是自願呢。

聽話，
和他担任護送的傷兵，
體的多麼和氣，
扶持的周到

那裏像支差的被驅迫？

已經使你感憤了吧，
不受皮鞭鞭情的抽打，
過去是

「擊一次無聲的淚呀！
呵，你關切兒子前途的遠慮，
將是淚費，
這支軍隊努力的，
要使人不再做那底勞役，
你底職重
去交卸給機器。」

傷兵任那緩步，
多心的老人，
又駐腳有嘆者，
雖說叱責，
却是很和氣的口吻呀！
「啊！來吧，
淘氣鬼，紫伍了，
會讓媽媽惦念呢！」

註：草騾即母騾

大黃牛，走吧

大黃牛，
走吧！

我在教養的這！
牛皮鞭子
不過是空對你嚇嚇，

你，

老老實實說吧，
雖說是牲口
已經等於
我家底一口人啦，

在我爸爸的手里，
我是孩子，
你是好牛犢（註）
他教會我耕耘，
他纔初駕馭頭給你。

自小的伙伴，
我看待你，
勝過親兄弟，
對你，
這為我們父代子代努力的
本能用言語聲訴的
啞牲口啊！
我能描摸著你的心，
很會體貼你。

你該沒有忘記
一次

別扭了，
我氣憤得含淚撲你，
媽媽趕走我
爬伏在你頸項上，
撫摩着受了委曲的你哭泣。

不要 賣 崗

在我們，有兩件事情：

小販呀，你不要來！

太陽呀，你不要下山！

他像知道了：我們是

什麼都要吃的，

只要能使我飽一點的呀。

你看，那個小販，

用手指誘惑地翻着，

筐里的食品，

翻着眼故意地把食品捧出，

故意地自己嚐着吃。

小販，你去吧，

我沒錢買，

食品是能够使我飽一點的，

可是我的錢被搜了，

就算是再貴十倍我也要買，

可是我的錢被搜了。

小販呀，你不要來，

讓我安寧地餓着，挨着。

太陽不要下山，

因為我們冷，

解去了我們的大衣，

也最後地解去我們襖衣，

在這一個四面吹風的祠屋里，

你們只丟給了幾束乾草！

自從我受了一個不給吃飯的懲罰，
我不敢用粗聲大氣
呵斥你，
滾以指甲
彈觸過你。

大黃牛，
走吧！
不要太緩慢了呀，
趕太陽下山，
回到家裏，
在軟電上坡的時候，
我撥緊鞍。

不要發怪，
信任我吧。

我這盤對你加害，

哦，沒聽慣，

那絲絲響震的，

是一盤盤的鉄絲呀！

對啦，

忘掉告訴絲阿！

我們

不讓電流通過他——

鉗斷敵人底腰子

收回來啦

多虧你
出力往回拽呀！

車輪嚙噬的輾過大路，

軟底腳踏碎塵土里的黃香，

牠有轍印

探有腳跡

在這一段艱苦的路上

都有在留的。

滿意呢，

拉駝你也有功勞呢！

註：好牛，即公牛。

四二、二一、二六、清早

當年小唱

孫藝秋

(當年，
我叔叔的身體，
流浪在，
一片荒原上。
那裏，
風亦荒涼，
雨亦荒涼，……)

我有無數的夢幻，
在那草原上開花。
都帶著草原的氣息，
都帶著草原的風沙……)

一、騎士與詩人

父親有一匹黑色馬，
父親愛馬，
我亦愛馬。
父親騎着馬在草原上奔馳，
像一個勇敢的哥薩克。
使我羨慕而又嫉妬……

我喜歡穿短褲裝，
並且在教科書上畫滿了各樣的馬。
我有一把小刀，
它明亮得像少女們的鏡子。

我不高興坐在教室裏，
我偷偷的逃跑，
去和那些騎兵做朋友，
騎在他們的馬背上。

母親抓住我的小手問：
——願意做一個騎士，
還是做一個詩人？
我用夢幻的聲音回答：
——騎士呢！……

十四年後，
我又走過那片草原。
我打着一匹快馬在風雨裏奔跑，
經過騎兵營的門前。

小刀已不知失落在何處，
教科書亦早已破爛。

那些騎兵朋友都已衰老，
我的歌聲，
不配唱給這片草原啊！……

一、朋友

在思想的園柵中，
揀點我所有的花朵。
有一朵永遠開放着的素白的花，
是用友誼的花瓣組成的「回憶」。

屹立在靈魂的面前向我微笑的，
是一個粗壯的朋友。
當我在悲哀的時候，
他便舉起他的手鎗向我喊道：
——不知道什麼叫悲哀！

在那草原上，
我們結成最好的朋友時，
他已是個中年人了！
寬膀子，高個兒，黧黑的皮膚，
坐在冬天的太陽光下讀彭公案。

他教我騎馬，

打鎗……

有的時候，我們亦到草原上打野禽。

夏天來時，

他教我游泳，

是在草原上唯一的一條溫柔的河裏。

晚上坐在燈下給我說故事，

我們都崇拜着黃天霸，

和徐良……

他龐大的身影在牆壁上跳動，

挺着眉毛鼓着腮。

我像一頭小貓一樣蹲在椅子上，

安靜而又緊張的靜聽着。

如果有人懷戀過往，

他的過往一定幸福。

那些日子給我的童年塗上光彩，

我和得像一條可愛的小魚。

大朋友有一位愛人，

是一個暗娼。

他時常偷偷的到愛人那裏去，

晚上在自己的被子裏塞一個枕頭，

我最明白他的祕密，

我愛他，亦了解他。

他向別人說：

——一個流浪漢多痛苦啊！

但我知道他生來就不與什麼家室的。

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

——快要見不到我了！

我跳着，我眼裏噴滿了淚。

但他低着頭擦他的手鎗，

不理我，亦不罵我……

第二天，人們都嘆息着說他的故事：

他有一個當騎兵的情敵，

昨天夜裏，他們用手鎗爭奪愛情。

他打死了一個騎兵，

騎兵們追着他一直到那條河邊。

他跳進了那條溫柔的河流，

把他的血流在岸上。

十四年後，

我又涉過那條溫柔的河。

秋風吹着原上的枯草，

遠處牧人的歌聲還和十四年前一樣。

三、牧女的歌

我的靈魂像草原一樣遼闊，

在條草原一樣荒涼。

我是草原的幼子，

我是草原的叛逆。

我不怕草原對我做無情的陌生。

只怕草原的駭音，

低低的呼喚我的乳名……

我曾經是草原上的騎人，

我的歌聲振動過牧女的心。

那時我的竹笛還沒有遺失，

我的歌喉還沒有梗塞啊！

牧女又在遠處歌唱了，

十四年，我又重來聽歌。

我知道草原上的幸福，

亦知道草原上的悲苦。

牧女的情郎已走向戰爭，

將歌聲留在了草原上！

我已和不出歌唱，

我像馬向落日飛馳。

向無邊草原的懷抱，

向我靈魂的故居……

夜晚投宿在荒村裏，

像一步走進了幼時的領域。

聽着熟習的狼吠，

熟習的牧歌。

像是草原的聲音，

向負義的浪子安慰……

航行及其他

胡拓

航行

我們底船

隱蔽於縱橫交錯的綠竹底枝葉下
深黑色的大烟窗也戴上了翠碧的冠冕……
我們底船
那假裝轉猶如一叢灌木林的小火輪
行駛在密織着雨柱的湖心

雨滴……

唐突而響地

定打在廣茫的湖水上
雨底長足踢打着平滑的湖面
有如無數根棍棒
輕微地敲擊着……

……我們衆多的兵隊

不是乘坐在那戴着翠碧冠冕的小洋船上的
那上頭全是長官和他們底眷屬
和一批去繁榮長沙而來的商人
而擠擠密密裝載着我們成千的兵隊的
是四隻笨重的白木船
它們都拖拉着小火輪底尾巴上……

煩煩的雨啊

好比鐵織的門簾一樣
阻礙了我們底眼睛
不能讓我們飽看一頓
我們從來未見到的這般寬廣的大湖
我們是置身在山角落里的
而對着這望不到邊際的湖
這水面承接着天邊的湖呀
我們感到了滿腹的奇異
記得 小時候
我們底老祖母
會問我們

講述了多少遍洞庭湖中出強盜的故事哩
洞庭湖 多麼神祕而令人嚮往的名字

煩煩的雨啊

不能讓我們敞開那過分髒污了的車服
來想死那吹乾我們血汗的風虫
我們會不尊敬地走了多少路程呢
把四川境內的不提 單說
從三斗到津市
就是好幾百里的長路

煩煩的雨啊

淋濕了我們底灰布軍衣
我們有三股之二的兵隊
是戴着斗笠底在沒有頂篷的船板上的
你看 那從斗笠邊緣滾落的雨水……
把我們底背脊和腿股全淋得透濕了呀
誰甘願明天穿上濕淋淋的軍衣
抵達那抗戰的聖地呢……
一九四二年 在長沙
胡拓

誕生

不在伯利恆城
不是以色列底後裔
沒有聖母馬利亞

沾染着聖潔的血液的

不是馬槽

予產婦以難忍的苦痛的

不是凜冽的風雪

是在

最燦着流火的仇敵底鐵翼下
擁擠的難者之監獄中

昏暗 鐵血而悶熱的防空洞誕生了
誕生了中華民族底新生代
——我們底人之子啊

祖國底
高射砲底高歌！

(我們隔着一層鉄絲窗)
但他不再像四年前那般憂鬱

當人羣中傳出了母性底盆時的苦叫
男人全迴避了眼睛地擠了開去

接見

「找了三個月啦
我才知道你在這里……」
獄卒底眼睛盯着我們
像兩堆閃爍的鬼火

從人頭上踴躍地傳遞而來……
傘與婦人們底身子當做了帷帳……
於是

衆人所期待的喜訊降臨了——
被孕育於苦難歲月里的新人類
吶喊地滾進了戰鬥的世界……

四年的時日猶如一個夢
好像還是在黑底夜色中
我步入了黑底的高門檻
抑怒地填寫了接見的簿子
——那四年前爲我熟悉的手續
於是我跟着獄卒進去了

走着一條悠長的通道

「他點了點頭 又輕微地笑了
我又說：「朋友們
都在多方地爲你設法哩。」

而惡毒的鐵翼聲尙肆虐地震盪於頭頂
而誕生於防空洞的我們底人之子
第一面接觸這世界的
是敵人底飛機

我默想着失蹤人底回影
——該不會有什麼不幸的殘缺麼
「喂，這里！」
我跨進一間窄狹的屋子

「不要緊的，只要咱們在身邊
還能聽見飛機和炸彈底聲音……」

是
戰鬥的
炸彈
機關鎗底毒火……

隨着對面門扉底啓開
他踉蹌地來了

「那麼，就是無辜地受着苦楚
都甘願的。」我這樣想着 但未說出
於是我跟着獄卒出來了

本社遷移通告

本社於即日起遷至「桂林建幹路六合北里五十三號」辦公，倘蒙各方
賜件請改寄新址爲荷。

詩創作社啓十二月二十日

報
信
者方
然

1

你底肚子沒有飽，
 你底汗水沒有乾，
 你底脊上的肉快要爛到骨髓了，
 而今夜你要背着我拚命地飛奔，
 我底白馬嘍！
 大風來了，
 別讓細砂與
 你長長的鬃毛蒙住你底眼睛；
 大雨來了，
 別讓石子爛泥
 滑倒你底鐵蹄；
 別讓閃電驚嚇了你；
 如果敵人底鎗彈
 穿透我底胸膛，
 我一定還是緊緊地
 攙住你底頸項；
 用盡最後一口氣，
 你要掉頭飛快地把我背回來，

睜大了眼睛呀，
 別失去了方向，
 別讓我落在敵人底手上！
 ……

2

一根鎗，
 十顆子彈，
 兩個硬饅頭，
 貼着胸口一封信，
 一封打着三個十字，
 插上鷄毛的信呀。
 我打上第一槍，
 四處白楊與濃靄着我的黑夜，
 都戰抖了。
 飛奔吧，我底命運！

3

我是怎樣地抽打着我底馬頭，

4

我同它一起
 血裏打滾三個年頭……

我們是一片黑雲，
 在狂風里飛奔，滾轉，
 我失去知覺了，
 我只聽到黑夜
 呼嘯着奔騰過去了，
 我彷彿覺着黑夜
 在燃燒着無邊的火駒！

5

太陽出來了，
 太陽在山頂上出來。
 我站在太陽底前面。
 我喘息着，

我準昂頭盡力喊呀，
彷彿在我下面
有無數萬人靜靜地
仰望着，傾聽着。

6

我來報信，
我來傳話！
就在昨天夜里，
我們底大隊人馬呀，
就從冰上開過去了，
開過汾河！
你們沒看到
那長長的火把嗎
就在敵人對面的山上燒！

7

你咬牙復仇的去呵，
你日夜盼望着的去呵，
你沒有牙齒的老村長
流淚擁抱我吧！
我們底隊伍，
里面有你們底兒孫的隊伍，
就要從這里經過了！

8

那邊，敵人，
燒死了老婆子，
拷打我們底同志，
宰了我們底牛，
我們底同志被挖去了眼瞳，
牙齒啃着地等待着我們
我們今夜
在那里舉行夜祭！
聽着鎗聲吧！

9

姑娘，
趕快捧出黑豆饅饅我底馬吧！
嗨，你在開水里還放上糖！
我記不清楚
誰是你底「清郎」，
你見到他，
你再拉住他說個三天三夜吧，
我傳話傳不到那末許多呀！

10

孩子們走開，
讓我上馬！
看，我多神氣！
再過幾年，
你們才能像我這樣呀！
好呀，
打下幾個最紅的柿子
給我帶回去吧。

11

太陽出來多高了，
羊羣從我身旁走過，
用驚異的小眼睛
望着我的高頭大馬，
一隻母羊沿路滴着乳汁，
我凝望着，
我好像在想或是回憶甚麼——
呵，我翻身上馬，
我壓勒着韁繩抽打了，
我地奔下
那噴着霧的山溝了，
我要回去了，
我底鎗彈還是一顆也未發出呀……

基 督 耶 穌

麥 青

當「以色列」人受苦的日子
他降生了，在「伯利恆」城。
那年青的母親——
痛苦着的「馬利亞」，
用自己的熱血和熱淚
洗淨了嬰孩的胎身。

就在那窮陋的客棧，
就在傾斜的馬槽，
在聖母痛苦地呻吟下面，
「基督」睜開人世的眼睛，
他的最初的人世的哭聲
驚醒了不少睡着的旅客阿！

爲着躲避暴君對嬰兒的捕殺，
他在聖母的懷抱裏，
星夜逃出兵甲封鎖的城門。
他們流亡在祖國的草原，
與顛沛多難的歲月同進，
太陽，星辰，風雨，霜雪，
給他的生命，渲染了光輝和彩色。
他長大起來了——

在那善人與惡人的中間，
他長大起來了——
在那狡猾的人與誠實的人中間，
他的眼睛看見了人世的痛苦——
惡人握着權柄，
善良的垂頭不出聲：
游手好閒的享受珍寶，
辛苦勞動的饑寒交迫。……

於是他要「裁判」這世界，
他舉起了「愛」的旗幟，
傳佈新的「天國福音」的道。

他走到海邊，
對那撒網捕魚的人說：
「收了你們的魚網，
不要捉水中的魚蝦
跟我來——
去把自己的兄弟網起，
從那洶浪滔滔的苦海。」

他走到那田園
對那種田的人說：

「放下你們的耕犁，
丟開那袋裏的麥種，
跟我來——
去墾犁那生滿荊棘的
人類靈魂底荒地，
把福音的種子
播種在他們空虛的心田。」

他也向那青翠的山林招手，
呼喚那吹着號角的牧人
「親愛的牧羊人，
撒放開你主人的羊羣，
讓它們自由地去喫草。
跟我來——
用你的美好的角笛。

吹響「天國的福音」
集合那迷失了路途的人們——
連那收稅吏都沒丟棄，
他用那憐憫的語言對他說：
「你是有「罪」的人！
爲着「法利賽」人的貪慾
你向着人民的倉庫搜索。」

快丟開你那惡劣的錢袋，
跟我來——
去以那些財主們的租稅，
因為他們的財富，
都是用黑的心計賺取而來。」

他呼喚了園丁
他約會了工匠
他聚集了，靠手，靠力氣
揮飯喫的人們，
誠懇地向他們，
傳佈了「愛」的福音。

於是，那打魚的，收了網；
於是，那種田的，丟下犁；
於是，那牧羊的，放開羊；
於是，那收稅吏也將錢袋拋棄！
那所有被他召喚的人，
都勇敢地下父母妻女。
——成爲「基督」的手足。

於是他們舉着「愛」的旗幟，
以「基督」的名義來號召。
在那病痛和罪惡統治的人間
不會止息地奔走呼號。
他們從城市到鄉鎮，
他們從河邊到山村；
經過沒有人煙的區域，
到那有人類生活的地方。

他們在霧露的草野睡臥，
飲水，休息在青色的古井旁邊。
後來，他們走到的地方，
每個人家的門戶，
自動地爲他們打開：
那些善良的婦女，
也都微笑地將他們迎接，
爲他們澆了熱水洗腳
親手爲他們塗上香的膏油。

他到處醫治生有病痛的人。
他說：我要叫瞎子看見，
我要使啞吧說話，
我要命跛子行走：
愚蠢的變化聰明；
癱瘓的挺直腰，……
——而一切也都如他所說的。

他的言語，使患麻瘋的清潔！
他的祝福，使孱弱的健康！
他的咒詛，驚醒惡鬼附身的人——
魔鬼離開病人身體，
送入豬羊畜牲之羣。

他走到橄欖山上傳他的道，
像一位至高至尊的神。
聽他的人羣，像夜晚的海——
那都是茂密警辛艱的人們。

他高聲地宣言：
「那有孩子般天真的人有福了
因爲，「天國」是他們的。」
他堅決地訴說：
「愛自己兄弟如愛手足的有福了！
因爲，他們必得安寧的靈魂！」

他又把少數的魚和麥餅，
分發給饑餓的羣衆，
他們所得的恰如所需，
不多也不少是那麼均勻。
衆人就爲這一點「公平」而歡喜，
於是呼歡的聲音，
震動了黃昏的山谷，
從四處響應着迴聲！

他又走到「聖殿」裏去，
驅逐了那靠「上帝」發財的人：
他踢去他們的錢櫃，
放走他們的鴿子羣。
他嘲刺着這齣新舊的偽善者：
「你們假冒爲善的人呵！
你們熟讀了摩西的「十大誡律」，
所行的却違反兩個五條。」

於是他的名聲傳遍八方，
凡是有人煙的地方，
因聞他的名字發了光；
靈魂的深處滋生了理想。

然而那些法利賽人，
却毒恨他如同毒恨善行！
那魔鬼更深更深地嫉妬他
怨恨他到的地方，
自己就無處藏身。

於是，那些財主，
那些僞善的「法利賽」人，
那些靠「上帝」發財的人，
沒有孩子天賦靈敏的人，
仇恨及陷害自己兄弟的人，
便誣陷他是邪教徒，
說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王，
爲着加了他的罪名，
便能釘他到十字架上去！

於是他們便用犯罪而得的金錢，
收買了他的不肖的門徒——
出賣靈魂的猶大。
在一個黃昏，用親嘴的號號，
命那武裝的甲兵，
把基督像盜賊般捉到。

他們擁送他到公堂，
他們用浸水的鞭子，
祕密地拷打他！
他們用罪惡的毒語，
公開地污辱他！
他們把帶刺的藤，編成花圈，

套在他長髮的頭上。
他們還威逼他背負着，
那沉重的，就專釘死自己的十字架！

最後在那「紅沙之地」
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了，
他的鮮血一滴一滴地滴落：
浸濕了「以色列」人的土壤。
直到他受盡了苦難，他死了。
但他留下了驚人的預言：

「我必復活！
我終永生！
最後的裁判歸於我！」

那聲音響亮而洪大
如同天裂地破。
他的朋友聽見，都歡喜！
他的仇敵聽見，都害怕！

就在那時候，
他的忠實的門徒
也正蒙着黑的面紗，
走向萬國萬民。
他們以基督的名義說：
「基督流了血，
天國就要降臨了！」

代郵

1. 孫望兄：已抵蓉否，盼告，以便寄稿費。
2. 高天兄：你去那里了，稿費匯票已退回兩月有餘，請速示知，特再寄。
3. 厂民、唯勳、李雷、逢美、立方、劍冰、宋玳、海山、源獲諸先生：稿費已交貴地新花書店劃付國幣二千元，數目的分配也已抄寄詳單，請向該店收兌之，並希示復及惠稿。
4. 陸斐兄轉嚴先生：那篇叫做什麼的戀歌，因經過天曉得的三次手續，以至於此，非弟之罪也，乞諒。你已遠遊回家否？斐兄身體如何？盼告。尊集一月可出版，一切都依計劃。盼賜稿。又，「戀歌」擬另印單行本。
5. 唯、立、原、三兄：大函拜悉。原因大致是與厂兄的最近一篇一樣的，請勿怪。唯兄的稿子，決意所囑進行，那篇「爲了，爲了」的題目，恐又不妥，怎辦呢？盼告。

古寺 · 遞步哨

晏 明

古寺

——戰地詩草之十七

那飛鏢在深黃的禾海里的禾雀，
和那停歇在溪邊的叢林里的黃鸝，
向我們在清曉的，細細的訴說——
這寺院的古老呵！
這寺院的頹廢呵！

一千年歷史的悠遠呵！
我們輝煌的唐朝的猛將，
那鬚髮的尉遲公，
為玄宗的祝壽而監造了
這富麗的，而又被抗爭的火藥薰毀了的，
這寬曠的寺院呵！

誰又能否認這歷史的古朽的傳說呢？
寺院的每一塊脫落的磚瓦都印有着
尉遲公的光亮的名字……

寺院曾經是繁榮的，
但如今卻荒蕪了。
從老翁的荷負鉢杖而淚跡遠邁，
這寺院便披起了深深的憂鬱。

曾經有着一批結實的壯年人來到寺院，
曾經有着一批秀麗的村姑們來到寺院，
曾經有着一批苦窮的游擊隊來到寺院，
呵，他們是被粗粗的繩索捆綁着的，
他們，那些善良的中國草原之子女呵！
被狠毒的鞭撻了，
他們沒有飛出一絲咒罵的唾沫；
被凌辱的強姦了，
他們沒有飛出一絲咒罵的唾沫；
被活活的埋葬了，
他們沒有飛出一絲咒罵的唾沫……

「開進來吧，
我們自己底隊伍。」
寺院的周圍的人民，
終於這樣的祈求了，
終於這樣的叫喊了，
終於，他們在炮火的驚悸中
以熱狂的歡呼而迎來了——
給仇敵以鎗殺的審判的；
中國人民的勇敢的挺進軍。

——我們底隊伍開進來了，
我們以太多的猛勇擄獲了
安插在那寺院的「大雄殿」的毒惡
的太陽旗

我們駐紮在這古老的寺院的禪殿了，
但我們又是如何地盼望着，
那漂泊天涯的老僧和，香的農民的歸來呵

……我們就這樣地守候在這古寺的園野，
天天，我們傾聽着：

禾雀和黃鸝的訴說……

啊！

絳色而斑白的禾雀呵！

淺黃而淡灰的黃鸝呵！

你圓潤而嘹亮的，殷切的訴說——

使我們，挺進弟兄的心肺的深處感

受到劇烈的難安的震盪。

呵，如果，我們還能把唐朝的光輝

的歷史銘刻在肺腑，

呵！如果，我們還能把尉遲的勇猛

的影子珍藏在身邊，

禾雀呵！黃鸝呵！

我們願以殷紅的血和火熱的淚

在這類廢的古寺的四野濼瀾出悠遠的，

安寧的，自由的鮮花……

一九四二、十、鄂中前稿。

邁步哨

——戰地詩草之十三

你健步的，粗布衣襟里懷裏着

我們弟兄們的消息的，

你神祕的，讓敵探不能猜測的，

你素樸的我們弟兄們的情感的傳遞者呵！

請快些，把我們弟兄們的家族的，

殷殷的希望遞送了來吧。

請快些，把我們弟兄們的情人的，

細細的叮嚀遞送了來吧。

呵，大後方，那被縱火的精靈燬殺了的，

那些建築物——

又恢復了它那倔強的彩色的排列麼？
那江河，綠色的江河又寧靜的開始了
它那緩和的流洩麼？……

呵！而弟兄們有時卻是如此厭倦的，
張望着邁步哨的急速的行走。

爲什麼呢？那傳達「作戰命令」的
白色的壯馬止息了牠的奔馳？

呵！邁步哨呵！

請停歇你辛勞的，匆忙的穿梭呵！

讓那密密的林子里的

白馬飛馳過來；

把火熱的機密的「作戰命令」

遞送到隊長的粗大的手掌里。

一九四二、十、鄂中前稿。

長編童話詩：

小麪人求仙記

梅志著

一個偶然跳到這世界上來的小麵人，他讚美自己的人生，他追求遠大的理想，但逃過了一重一重的危險以後，終於在自傲自滿的疎忽中間造成了一個悲劇。這是傳說的故事，但作者却用真切的感覺或現實的內容給與了活潑潑的生命！生動活潑，能夠啓發小讀者們的感覺力和認識力，但寓意深長，也值得大讀者一讀。前在「青年文藝」連載，甚得讀者愛好，現由露珠社用上等南雄紙印成單本，由木刻家溫濤設計封面並刻插圖多幅，即日出版，由桂林三戶圖書社總經售。

馱隊

厂民

昨夜

我歇宿在夾谷的荒村裏
歇宿在那唯一的農家的冷炕上，
我的身子蜷縮得像刺蝟，
而堅冰般僵硬的破被
總抵禦不了這山野的夜寒呵！
北風用無賴的手抓破窗紙
從窗眼裏可以望到天空，
——在黯蒼的夜空裏
兩三顆小星在閃着微光，
山野的夜是淒涼的，
除了屍衣般包裹着的山巒
就只剩下草昧時代一樣的荒寂。

「嗚——嗚——」
是什麼聲響呀

從陰森的山底升起
把我恐怖的前夢驚醒，
那聲響不斷地抽搖着
空氣和山谷都像被撕得裂開了；
不久，金屬的鈴鐺傳響着
和畜羣的嗚鳴傳來。

喔，這原來是馱隊——
這是以最大的堅忍馱負着夜
馱着夜一樣深的人民的苦難
而艱辛地向前跋涉的馱隊。

我清楚

那深谷是逼仄的，
泉流試過的小河那極滑膩
亂石嶙峋的道路
每一步都伺候着誰的不幸福呢。
夜又如此峭寒和黯黑
我們不怕行程的太過艱險嗎？
「嗚——嗚——」

牧鞭又一次暴怒地抽響着，
我像被敲着背脊的感到悚悚
而它，則是對於長夜的無情的鞭撻吧！

清晨我一早起來

走過凍結着堅冰的小河，
走在由覆着殘梗的蘆地穿過的
寬闊平坦的塵土路上，
從連綿的山岡那變風來的太陽
這樣溫暖而含有生氣。

我全忘了昨夜的寒冷和噩夢了，
活着就像只爲在陽光裏呼吸
撥着金色的柔波而歡快地歌唱。

轟嚴的馱隊的行列

如同戰勝歸來的軍旅
輕捷地走過我面前，
牠們背部的灰毛凝着白霜
善良的腿膝上垂掛着冰柱，
朱色的流蘇輕拂在頰邊
而細小的步子走得那麼穩健，
——牠們像並未在寒冷的黑夜走過，

牧人將長鞭插在頸間，
護鬚鬚上的霜花溶成水珠
滴到半敞着光板皮襖的胸前，
會摸索過山谷之夜的雙眼
在陽光裏變成細縫

牠們如此威武又舒齊
那樣子真教人嫉妬與熱愛呵，
——於是，我加緊脚步
和牠們並列着，一起行進在
這酒滿早晨的陽光的塵土路上……

一九四二、一、一四、

生活的花朵 谷風

夜的憧憬

滿天的星開花了
 有綠色的花朵
 有金色的火苗
 有深沉的夢的
 智慧的字
 有笑的，流淚的……
 也有靜靜的
 披著蒼白的散髮
 結落了納花朵呀

看到這

綴滿星花的夜天

我說：

明天

星花會給我們

讓出海樣的藍天……

星花該是阿波波羅

撐着金色的手杖

奔放在明天的路上

搖落的汗珠呀

當滿天星花

枯落了……

我們就會看見
 一顆金色的太陽
 太陽啊

從星花編的拱門滾出來

那末，好同志

讓我們談明天吧

談未來的生活吧

要談得再甜些

像忠實的園丁

坐在菜園里

談着，笑着……

歌出收穫的喜悅

眸子，我底手杖

一切的誘惑

一切的罪惡的顏色

在我眸子的透明的海里

澄清了

腐爛了……

眸子，我底智慧的手杖

兩座燒鍊生活的火爐呀

我生活着……

用眸子，我底手杖
 我可大搖大擺的
 奔跑

豈不是用兩支柔軟的手杖
 別行在露水裏嗎？
 鬚子不也有兩支跳動的手杖

牽引着牠底生活的優美嗎？

葡萄，牽牛花，東瓜……

不都是撐着卷髮樣的手杖

爬向藍天嗎？

我驕傲

我還能踟躕在生活的花園

黑色的手杖

穿著鐵靴的手杖

肚里藏着利刀的手杖

我說都是騙人的東西

雖然我是裸着足

走在佈滿了陷阱的路上

雖然我兩隻粗壯的手

被敵人的眼睛

像繩網絞捆着

而我底眸子

是折不斷的

智慧的手杖呀

我底眸子能燃燒着

我底生活就能跳着
飛向智慧的高峯

距離

同志，來！
談談吧
你坐在淡水邊
我躺在黃河岸
叫我們火熱的話
挽着手在我們藍色的高天
跳舞吧

我們底爾爾心
沒有距離呀
距離，同志
那是罪惡的
欺騙的深谷呀

野花和絃琴

野花會醉人呀
絃琴也會醉人呀
野花悽了孕
就枯落了
絃琴躍響着最高時
訴說最美麗的哀歌時
也是沙啞的呀

我說：
最香的花是枯落了
最響的歌是無聲的呵

向河畔投遞

林風

不知
河畔可仍長起野草？
(它是常常地被燒着呵！)

而相信那些被燒灼的，
呼喚於火里
會生出新葉嫩熱吧！

那河畔的黃昏，
原是愁黯日子最大的啓示，
——朋友！
你當不致
駭氣吧？

我是爲了珍愛我們往日的故事，
我是爲了強調我們的明天呵！
那末你在歷史的門檻上，
將以怎樣的步履跨過它呢？

河畔明亮的眸子呵！
仍如黑茫茫的海里底燈塔，
點燃了熱情的表情麼？

還是以憂抑的歌，
把熱情的淚水，
哺育消極的種子，
笑向那第三個春天呢？

河畔明亮的眸子呵！
在波止息的風暴中，
我會以臨盆時候的熱淚，
爲你，也爲人們祝了福。

並在波止息的風暴中，
我永懷着一把友愛的烈火，
走上了人類歷史的跑道。

河畔明亮的眸子呵
你呢？！
懷念我嗎？

溪流

因 陳

昨夜，——

夜剛踏進大地的門檻時

我看見

你，溪流

你底世界也有一個對昏

比陸上的更清，更美

你映着

農夫荷新稻走過

你映着

他底襁衣角飄動

你映着

農婦招手，呼喚他回來

牛是這樣忠實地戀你

牛，疲倦了

便向你「嗚嗚」走來，躺下

樹，田和蟹

還有藍天

都將你

當作老家

潛入

你底世界，不肯不語

彷彿你們也知道夜來

是睡的時候了

你又美麗

你又恩惠

誰向你伸手

你便在他底掌上

放置一些愉快

……我是滿載着愉快回來的呵

我回來

我凝視我底臥床

這臥床，不就是溪流的石底嗎

我躺下，不肯不語

(這時，我只是一隻草……)

x

x

x

今晨，——

我踏着露水來看

你，溪流

我想來告訴你：

你很美麗……

鴨——你？

你，溪流？

你病了麼？

你已經不是你了……

不清晰，也不流暢

行者告訴我——

這只是一個寬闊的溝渠呵

雨水

淋浴了公路

便向這裏瀉下……

行者走遠了。

溪流向我說話——

你恨人

像你愛人一樣容易，一樣厲害

昨夜，你看了我

今晨，你為愛我而來

你却又開始恨了……

你沒有看見霧麼？

霧呀

企圖埋葬一切形體的毒物呵

看看一文遠的樹吧

看的見嗎？

就是——染滿了你車鞋的青草

不還是那般青嗎？

我，還是我，溪流。

一樣流，一樣懷抱

只是我和你，

我和物件中間

多了一層霧呵

請挨近我，我

願意你從我這裏

取去一杯

把他帶到沒有霧的地方去

看看吧……

貨郎挑

蘇金傘

布郎鼓的聲音，
為靜止的鄉村，
裝上悸動的心臟。
而泊着野風的小巷，
由於鼓聲的膨脹，
脈搏突跳起來了。

鄉村比城市，
永遠是絕望的賽跑者，
賴貨郎挑的援助，
還勉強不至於棄權。

他帶來過時的化妝品，
靛色的襪子，
發黃的牙粉，
和另外一些城市的奢侈品，
而在鄉下却是最新時髦的。

貨郎挑
知道附近每一個村莊裏

有多少大門，
哪一個大門裏，
有該出嫁的姑娘。
——而這
正是布郎鼓悸動的根源。

而布郎鼓
震動閨女們的心悸動；
使她們想起出嫁的日子，
俯算着還缺少甚麼嫁妝；
又候向她們報告
未曾見過面的
將來的丈夫的姿容。

但僅有些
一聽見布郎鼓的聲音
就哭泣了——
她的媽媽
不能為她買一根綵花線，

或一盒最下等的麵粉。

但貨郎挑

並非為這些門戶而生存，
所以也不會到這些門前
多所盤桓。

而真那高大的門第呢，
對於布郎鼓的聲音，
却又極為冷淡，
因為那貨色，
實在不值一瞧呀。

所以，貨郎挑
像淺窪裏的游魚，
既吞不到巨波闊浪，
也不能給人以鮮肥的品味。
雖然給鄉村以聲援，
但和城市相比，
仍然是絕望的賽跑者。

夏晨

李源樓

從麻雀的吱啾中聽醒

舒適地呼吸着薔薇花的清香

我走向郊野

晶潔的露珠潤濕着腳趾

萎蕤鋪成一片青綠的顏色

托着那縵起晨光的桃色花邊

幾個農夫在迅速拔草一聲不響

河水和陽光親密的吻着

輕輕地鏽和喃喃地耳語

我悄悄地除下草鞋

用腳蹠去試水里的冰涼

讓我那青春悠揚起的泡沫

浸透在里面

一九四一、五、十一、晨

火車懷念者

郭尼迪

在這城市里他住得太久了，
旅客的心正發遠方的景物所曳引去！
單調寂寞的日子呵，
室內的視覺是這樣地感到灰灰，
而街上却叫着一片無秩序的喧嘩；
現在，他沉浸在記憶的遐想里，
曳引去他的心的是一輛火車。

像一些團團的山民們一樣，
它對火車道很陌生了，
可是在他的印象里閃出來的影子
却仍是無比地熱誠親切。
雖則外邊是深沉的黑夜，
並且間隔地落着霏霏的雨，
他也想打一頂雨傘出門，
借人家屋邊里射出來的燈光，
趕到他假想的車站上
匆促地搭最後的一列車到遠方去……

他沒有病，
身體却顯得很壞，
他是如此地困倦了，
有什麼事情使他苦惱着；
一連幾個晚上，
他懷念着火車，夢着火車；
他的思念也正像一輛火車
在時間的軌道上飛速地奔跑，
甚至像一輛脫了路規的火車
在盲目地亂竄。

終於有一天要傾斜地倒下，
被遺棄在一旁等待着修理……

他的臉變得可怕地蒼白，
他的自由被禁錮在灰灰的室內！
旅客是多麼渴念着火車呵！
默載着人們的希望和幸福
從這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的火車！
帶負着豐饒的食糧
去解救某地方飢荒和貧窮的火車，
裝列着戰鬥的士兵
赴前方完成自由獨立的任務的火車！
即使人們沉睡在夢里的時候，
火車也愉快地叫喊着，
在它的生命歷程上
一點不停地在向前推進呵！

他好久沒有聽到火車的愉快的叫喊了，
他想念着
從車廂里可以望到的順快的河流，
純淨的藍色的天穹；
甚至車站上一個站員
揮一揮紅旗的無味的姿勢
他也同樣地會感到歡喜！
如果真有一輛火車開到，
他會瘋狂地從人羣里擠上去，
即使被火車撞死他在綠色的原野里，
他不會怨，他是願意這樣死去的。

瘋婦人

郭小川

她瘋了，
她瘋了。

那紅色的，狂亂轉動的眼睛，
那披散着的長髮，下墜的髮髻，

那急劇亂跳的嘴唇，
那無節奏的舞躍的臂，
那鷄爪般抓打的手，
那狼嚎似的叫喊……

「皇軍，你用刀殺我的頭吧，
皇軍，你用鎗打我的腦勺吧，
不要壓在我的身上，
不要壓在我的身上，
你下去，你下去，你下去！」

她哭了，
她哭了，

（那是世界最不祥的調子）

她笑的把髮髻撕開，
她又把小腳上的紅鞋褲開，

她又把土色短襪扯下來，
她又把綠花布褲子扯下來，
她又把手腕上的銀鐲摔掉，
她身上什麼也不穿，光光的。

她管丈夫叫……「日本鬼子」，
她指着她的女孩子罵……「狗X的！」
她向天空放聲呼喚……
「來，來，來！我不怕你們！」

她像野獸似的撲過去，
她像風一樣的掃過去，
她敵視一切——丈夫，孩子，牆，大樹和什物……
她野獸性地擊打牆，漫跑着，
她手出血了，脚出血了，
胸脯也出血了。

但是，
她笑了，
她笑了，
她笑了，
（她笑得眼睛也像是出血了）

假如愛只使我哭泣

逢美

假如愛只使我哭泣，
那麼讓我愛我底仇恨。

假如在這地上，

生命在春天裏枯萎了，

那麼讓我死在這地上，

用我底血

安慰這恥辱的大地。

……爲了仇恨

讓我死吧，

但不要爲了愛

讓我哭泣。

一九四〇、五。

「生命的胎動」題記

伍一禾

夜靜更深，也許你已經熟睡了。說你有香甜的睡眠！而我，正反覆地讀着你的激憤而開朗的來信，它把一年來的生活都召集攏來，衝擊着我。我願把我底激憤，被撫摸的溫暖，被誤解的創痛，鋪展在這潔白的紙上。

去年六月，我滾着破敗的行李，來到桂林。首先以赤裸的熱情，無保留的熱情接待我的，是你！那一個階段，有兩三個月的時間，是我十年以來在感情上最衰敗的時間。從一個失去人性的攻擊的圈子裏逃出來，而又經歷着第二次大的失業，而又飄流在一個陌生的都市裏。幸而一個經營商業的朋友收留了我；幸好由於他的介紹使你伸出了你友誼的手掌。於是，在感情上我才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不料感情還沒有完全平復過來，我又遭遇了第二次的激憤。我受了一個詩刊編輯近一月時間的懲罰，於去年七月十四日從那個經營商業的朋友那裏搬到東江他處住所。那目的很單純：我需寧寧靜，脫離於商店裏那種熙熙攘攘的嘈雜！但住了剛剛八天，那位編輯朋友大約是在一種特定的天秤上衡量的結果，把我趕了出來，俾得挪出一間房子租給一位小說家底朋友。

我氣忿忿地捆了我底行李，讓黃車一直拖到十字路口，我還沒有把握到底在那裏去。那經營商業的朋友那裏，我是不願再回去了，雖然他未必不收留我，我底性格叫我不這麼作。我流着眼淚，心裏這麼想：「我不會沒有朋友！」

D·收留了我，使我又得了一個乾乾創口的機會。

這種痛苦，逼得我在藝術上要求解放。

多謝你底懇切幫助，竟使這個刺在我這個人身上沒有落空！我「以一天的時間」寫了你這次來信中又提到的那篇東西的初稿。

「一天的時間」竟也成爲變態的對象，有人說：「想做中國的荷馬。」——其實，我比他所假設的更狂妄！我以為如果我們把我們所獻身的藝術的最高理想，只以荷馬爲滿足，那未免辱沒了我們底先人。辜負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

我不願被讀者「一天」就是「一天」，後來在修改過程中所經歷的苦痛，你知道得最清楚。但我不願向讀者提起，因爲那是我應負的責任！而我偏偏要提起這個「一天」，實在是懇請你一下這激動的一天。他能否感動讀者，我想是不問而知的，但他確實激動了生產他的我自己。

我以為沒有強烈的感情是不可以寫詩的，寫出來不可能有好的希望。我常要強調這一點，說句笑話，實在有對「一遂抒憤」的主張投一張反對票的意思。這反對票要一直投下去的，雖爲斥爲「感情的拜物教徒」之類，亦在所不顧。

但是，那篇東西我完全寫失敗了！有一個詩人看了上半段，譽爲「x x x x x x」。我只有苦笑一聲。T先生在一個晚會上，竟也公開地提到他。我感激那種獎勵的盛意，但我知道，忽略了那失敗程度的人，也決不能挑剔出那一丁點可取之處！對於那篇東西，你知道得最清楚。此外，「得失寸心知」，我也知道得並不含糊！而你却輕率地贊揚了我：說我寫得不用功。我知道你那篇東西所作的善意的期望並不至於我自己。但我不能接受你這意見。我親身經驗的苦痛和愉快，我難道還不清清楚楚？「沒有生活沒有詩」——我在後記裏說：「不得不帶

助於想像。」其實，「敢替耶穌海上想像的話，這行為的人，至少要有耶穌同等的悟性。」——耶穌傳——再參十條用功，也是徒然！所以後來你轉告我F底意見，說那「沒有寫出東西來。」我說：「這才是一針見血之論！」F，在這篇詩中既知道我致命的短處，也必能挑剔出那一分一毫的可取之處的。這是我們後來友誼發展的一個基礎。這種發展，也是我最近所受到的兩個創者之一的來源。這且不去說它！

我說我是一個懶漢，這種批評，並非我自己有意的殘酷。我第一次學寫詩，正是一九三一年。從那時起，到現在，時代不斷地激盪着磨練着我們這一輩子的年青人，我親身經歷了許多苦痛與歡樂的激動，然而，我寫過一點什麼東西呢？爲這個時代，我會經呼叫過一點什麼嗎？那答案幾乎等於空白的貧乏與寒儉！

撐持這種懶惰的理論根據，是「沒字詩人」四個字。祖父是一個修養很好的理學家，父親承繼了他底衣鉢，我又受到了父親一點感染。這種家教，使我十年以來堅持一個意見：詩可以寫不好，人不能不做得像樣一點；人可以不寫詩，但不可以不做一个善良的人。八年前，我在漢口X X日報上，曾以這四個字爲題，在一篇短文裏抒發過這樣的意見。

在你這本來信中，提到「X X」兩個字。那我是不能不做的，你過甚地誇贊了我！但我對我上面所述的意見的個別運用，於詩，是忽略了一寫「的意義，眼睁睁地看着她消逝；於人，十年以來，從沒有損害過一個人，而且自己常常搬起石頭打自己底脚。有時候，口裏說得憤恨狼毒，（如果父親在身邊，他會責罵我的。）實際上一點花樣也玩不出。最近被一個當面稱我爲「朋友」的，背後盡情愚弄我半年以上。我說我要做「嫉嫉貞德」。實際上，我撒開手放走了真正復仇的機會。

這種性格，我甚至使它發展起來，鄰近於「鄉愿」。一個朋友曾以善意的面貌譏刺我，使我不得不忿忿地提出抗議。而事後爲了友誼的喪失，我又難過起來。

多謝N，給我的影響：使我從這種感情狀態裏甦醒過來！我於是得到一個有限度的進步。那就是不避免和任何人對立，如果自已沒有錯，也就不再苦惱；而那限度是只是防守的，並不是攻擊的。我決不會主動地去損害命令和我對立的人。——在主觀上，我已清楚這種狀態本身的毛病。但慢慢來罷，血腥的殘酷生活會改變我的。

去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停止了那篇東西的改寫，第二天，在一個愉快而又痛苦的情緒之下，着手「野馬」底寫作計劃。一切大綱細節都弄好了。可是一直延接到於今。一年多了！

這期間，我們底友誼發生了隔膜。

誠如你所述，我「這一段生活」在「生命經驗中」最複雜。——但你底看這說明，却不能使我同意。我之有「最複雜」的自覺，是由於前所未有的多樣的矛盾紛然雜陳。

首先，由於前所說的「沒字詩人」這一觀念的發展，又由於詩本身給過我以最大的痛苦和愉快，又由於十年以來對於工作的自負和輻給我的安慰，使我在「事業」和「寫作」上發生了尖銳的對立。對於這個矛盾，我目前尚未能解決。過去一年，我是以全部的時間既擺在這上面又擺在那上面。牠們把我底生命瓜分了，而我却完全地失去了牠們。我追求牠們，牠們使我忙亂，這是我底內心紛擾之一端。

其次，個性的進展，性格裏面具備了使我燃燒的熱情，我於是到處伸出了友誼的觸鬚。這一直就是如此，而尤其是過去一年。——因爲這是遭受了刺激，經歷了冷淡之後的一年。抗戰以後，衝散了所有的舊侶，我不安於這荒涼寂寞的場面，我希望生活在更多的真誠的友人中間。但我又渴求一種安寧的境界，一個可以靜下來思索一下的境界。

這二者在過去一年因為個別運用上的「呆」氣，竟成爲一個不共戴天的團體。我常常在內至於準備暗算我的人而前托出我這感情，我又有時常關起門來寧可使自己寂寞。許多時候是從早到晚被那些不是朋友的「朋友」，那些當面稱我爲朋友，背後連我十八代祖宗都罵了的人。（比如一個同鄉的青年戲劇家就是其一。）弄得我頭昏腦脹，精疲力竭。我厭煩，苦惱，焦燥。我想去找幾個樸素的朋友談談天，然而我已沒有力量了！（你來信提到那篇「草蛙」，便是對這種擾亂感情上的反動。）

其次，我想敲開一扇友誼的窗子。如同一個幽在燃燒的屋子裏的人一樣，燃燒，焦燥，羨慕，……諸般感情，一起來攪擾着我。多謝一個朋友，她使我在半年之後的今天明白了。一切事實的真象。原來當面說：「我覺得你這個人可以作朋友的」的人，背後却「伍某」如何如何，唯恐犧牲我不夠徹底！我才從大夢中清醒過來。叫我這房子的人第二天就在準備一把野火把它燒掉！然而，我底感情已被捉弄了半年的時間！（你熱誠地關心到我底身體，你說：「你在病的時候，你感嘆，你痛苦，你寂寞……而你在好的時候，你竟把自己的健康忘了！」親愛的朋友，請不要責罵我，在感情被捉弄下的創痛中，用燒酒燒燬了我自己，我又病了！）

「野馬」的延誤是由於這些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抽出一部份時間寫了一個小冊子。（讀詩和寫詩）這是由於那幾刊編輯的慫恿，而我甘於受這慫恿，則是我克復我底懶散。——這目的多少達到了一點，但我忘記了更重要的：我不適合於寫這樣的東西。一是由於我對詩的瞭解還未確定。最近，我就有些和原來的意見出入很多的地方；二是我太機械。中學時候，最喜歡的科目是幾何。而那種形式邏輯的東西，却把我訓練得非機械。宋之的在「霧重慶」裏寫老趙說話老是一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我排過這種戲，一方面排的時候一方面暗嘲好笑，原來我說話就變那麼一套。一切問題，總受一二三的羅列分析，再來一個總結。在X隊的時候，同志們叫我爲「機械化部隊」。這種態度，這種方法，拿來解釋詩以至於整個的藝術，都是此路不通的！——一定把一切問題，弄得非常死板！我想，如果我不能改變牠，那我就必須放棄創作活動了。

我們的疏遠隔膜，也是由於這些原因。還有，就是我們住得太遠，大部份的時間花在上面那些問題的處理上，再跑到鄉下去看你一次，已經是很疲憊之至了！還有，就是在性格上，在生活習慣上，我們存在着不小的差別。而我頗愛用自己感情的尺度去衡量別人。（這種情形，我想你也有。）而我又太狹窄，太執着，太易於沾沾自喜。於是我們便有了隔膜，有了距離，因而發生了誤會。

你說：「你已經讓自己的習慣和慾望包圍了你，壓住了你優秀的品質，壓住了它，使它在隱退，消失。」

你說：「你底腳已經在都市的柏油路上混亂起來，你底腳已不自主地踏上一條你不想走的道，一條又整潔而寂寞的路。」

我不想辯解，因爲我清楚這來源是由於半年以來我們生活上的隔膜。——隔膜是太可怕了，竟使一個親切的朋友誤會到如此程度！我想，你慢慢會了解起來的。我們才十八個月的友誼。我會對你當面說過：「我們互信多過互知。」這種互信，一方面是由於我們都熱情，另一方面，在我却是由於M。而對M的信任却由於緒，也並非直接的了解。

我也並不生氣。第一，我把握得住我自己；第二，我了解你底話，那是你如來信所說，是一因真誠的愛而發出的聲音。

我前向說過，在性格上，在生活習慣上，我們存在着不小的差別。這種差別，我看並不礙於友誼的發展。只是，有缺點，就該有克服的勇氣；如果不是缺點，就該互相尊重其存在的價值。一切誤會，都該清除掉！我了解你對我說話的感情，所以我絕不生氣；我了解我自己生活的法則，所以我敢於面對問題。

我並不習慣於這一個城市，和交遊着的許許多多「朋友」。然而，這個城市裏還有我守起來並非毫無意義的工作崗位，那麼，我就不能輕

易地來來。

我曾以半年的時間去敲打一場友誼的窗子。這是事實！這一個事實，雖然一位長者寬慰我，說是「人情之常。」但我自己並無半點原諒自己的意思！我問感於「這是一個人際的都市。」主要是由此而來。

我坦白地承認：我對這的習慣和慾望的！我也許有「文藝市儈」和「買辦」的什麼。（我這里只能用「也許」，因為在我底反省過程當中

，我找不出可以使我相信的資料來。）但是，他們沒有包圍我，沒有壓倒我，而且也不是一條路！

今天，真正包圍我的，真正壓倒我的，使我喘不過氣來的，還是前面說過的「專業」和「寫作」。這才是伸展在我前面的兩條路。只這兩

條路，才使我苦惱過，徘徊過，搖擺過！而結果還是互相消長，各站一時的上風而已！

我為什麼對於創作這強缺之信心，而老是容許「專業」來侵犯他，苦惱我呢？因為我底創作活動，十年以來始終只限於詩。（今天且還說

：「你也許還沒有發覺你底長處究竟在『哪』里！」）而詩呢？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談到×××底詩：

我說：「×××底詩是做出來的！」

他說：「做出來的。」

「我底詩還不是做出來的！」

他哈哈大笑。

我說：「我是缺乏才能的。所以，也常常想放棄寫詩。」

「那為什麼，難道防礙了別人嗎？難道成爲障礙了嗎？」

那是不會的。於是我才儘可從容不迫地去追求我自己底較高的境界。我羨慕那些創作慾強旺，產量豐富的作家，而我自己，只能希望作一

個和兔子跳走的烏龜。慢慢地爬着，一步一步地走上去，直到生命力終結的時候，那才是我打一個大盹的時候！目前，我只能不憚地磨着滑

了。一年以來，「野馬」就是這樣地在提挈着我。我望着他一再地消逝，又一再地涵湧而來。但終於因爲創作慾望不是唯一的激打我的潮頭，

而且也始終沒有成爲最高的潮頭，所以這一扯挾便是一年。

這是忙亂與荒涼的一年，熱情和冷靜的一年，熱鬧和寂寞的一年，被損害也被撫慰的一年。

然而，近兩個月却有了變更。我脫了許多冗繁的事務和無謂的「朋友」，又剛剛從一個損害我提弄我的圈套裏甦醒過來。——主要的

是後面這一點，牠使我懷念起我底善良的友人。這些友人中間，首先在我感情上所躍起來的，是瑞和緒。六年了，我離開了他們！然而，他們

的影子，沒有一天在我底記憶裏淡忘過。那種樸素的熱情，勇敢，剛毅的性格，那種忘我的犧牲精神，使我無保留地愛打他們。他們都有他們

不可動搖的信仰，而他們又正在以高度的感情對自己底信仰供獻着生命。

「野馬」底寫作動機是由他們而來。因對他們的傾念而復活了寫作的慾望。但一開頭我便遇了一個困難；他們是一九三五年前後壯大

起來的青年，我也只熟悉前後的他們。這和原定的寫作計劃頗有抵觸：原來打算把「野馬」的時間起迄擺在一九三五前後到一九四一前後，

如此，則一九一六以後的一大階段遂不得不借助於其他友人的面貌和感情。作是可以這樣作的，但我不願。於是，我把寫作計劃從一部變成了

三部：第一部在一九三五前後，第二部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之間，第三部在一九四一前後。這一改動和原定計劃並無背馳之處，而在寫作上

，却給我以最初處境上的自由。這是十月初的事。

十一月上旬，生活上的諸多問題既皆明朗。於是，在感情上既有更大的安寧，又有更大的激動。我自己沒有力量控制自己的感情，也沒有外來的力量可以轉移這種感情。我在那封給你的信中，說「我像一匹愛創的野獸，我用漲滿血絲的眼睛望着繭圍。」便是那時的感情狀態。這種感情逼着我想起瑞和和其他的友人，也逼着我向藝術去追求安寧。

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利用星期天午天的休息，動手寫「野馬」第一部：「生命的胎動」。至晚，成「撞鐘的人」，「籠中」，「夜談」，「開籠放雀」，「江邊」等五節；第二天從晚上起寫到十點鐘，成「我們從民間來」，「旗」兩節，於是「生命的胎動」初稿便完了。寫的時間雖然不是兩次，合起來還不到「一天」，分量却比去年那篇東西超過一倍以上。——我願再一次的故意提供這換馬的資料。

這一次和前回有一個基本的差別：前一次我立意以求故事的完整，爲了這，我甚至犧牲了詩，爲了怕故事的脫節，我寫了許多分行的「過場」，而那，在詩中都是最惡劣的東西，這一回却截然不同。後面三節，完全沒有故事也沒有人物。只是與到筆隨地勾描了幾個場面。從那些場面的背後，我相信讀者可以明白故事的發展的。

前一回，我所要寫的人，是我底「前輩」，「父執」，我既不明白我上一個時代，我也就不易對那一時代的感情感到親切，體貼，關於他們底生活和戰鬥，我只能得之於傳聞和想像。這一回，時代既是我所熟悉的時代，人物又是和我不前不後的朋友，我了解他們的一呼一吸，我陪他們笑過，我也爲他們指過眼淚。作爲失敗的悲劇的，只有兩個字：「低能」！

前一回材料積蓄的時間比較長，構思的時間比較短，雜誌底編輯權逼得緊以致改寫得還覺忙迫；這一回材料積蓄的時間比較短，構思的時間比較長，而我又根本不算發表。——這，才使我有從容改寫的時間，不受任何精神上的束約。我預備慢慢地改下去，直到我放心的那一天爲止。（多謝一位長者，他使我有從容不迫的寫作時間，這種情實是在是值得感激的！）你說：「我真誠地歡迎你！」你說：「這里有友情爲你溫暖。」我會來的。但我想移到年底。因爲我估計到那個時候，我可以把「生命的胎動」最後一次的改定稿帶到你面前來，好麼？

十一月十八日晨三時寫完

王魯彥主編

文藝雜誌

第二卷第一日期目錄

<p>故鄉（長篇小說）……………艾蕪</p> <p>過封鎖線……………茅盾</p> <p>賜鴉盤……………端木蕻良</p> <p>黃昏……………王西彥</p> <p>井水……………劉北汜</p> <p>賣（蘇聯M·高爾基作）……………孟十還譯</p> <p>關於德蘇士（法國P·尼贊作）……………馬耳譯</p> <p>怎樣徵服夷爾穆哈努穆（蘇聯故事）……………曹靖華譯</p> <p>雨夜：我想着（報告）……………方敬</p>	<p>讀德林外史（作品研究）……………張天翼</p> <p>曉宴（六幕劇美國開甫曼·法爾培合作）……………陳麟瑞譯</p> <p>星·花床·悵望（散文）……………穆崇羣</p> <p>詩</p> <p>漢地詩鈔……………方然</p> <p>風砂遙寄……………方然</p> <p>在那些日子……………柳寂帆</p> <p>迦路伯（俄國普希金作）……………穆木天譯</p> <p>金鴨帝國（長篇童話，第二卷）……………張天翼</p> <p>封面畫……………錢君匋</p>
---	---

定價國幣六元

二十五月五日出版

東方書店總經售

桂林西路十二號



俄·萊蒙托夫像

溫端刻

幻想的船隻

萊芒托夫作
于彥譯

蒼穹中只有疏星閃爍着，
沿着海洋藍色的波浪，
一隻孤獨的船疾馳着，
疾馳着，扯起所有的帆

高聳的桅桿沒有彎斜，
它的繩索亦不則聲，
而且，默默地，從開着的艙口
生鏽鑄的大炮濺視着。

聽不見船上的船長，
看不見水手在船上；
然而礁石和暗灘
和風浪對它沒有損傷。

在那海洋上有一個島嶼！
荒涼的黯淡的岩石而已；
島嶼上有一座教堂，
而在那教堂內一位皇帝被埋葬着。

被敵人埋葬在細碎的沙子裏
沒有帶着受諾誓的榮譽，
踏放在他身上有一塊沉重的大石，
為他使他不能由棺材裏遁出。

而在他底悲慘的逝亡的時候，
在午夜，一年的尾梢，
進入高聳的海岸，靜悄悄地
幻想的船隻擱岸。

那時皇帝從棺材中
甦醒過來；驟然出現；
他身上有三角形的帽子和
灰色的征衣。

交抬着有力的雙手，
頭低垂在胸前，
同時走向舵旁，他墜下了
並且迅速駛放於道途。

他疾駛朝向親愛的法蘭西，

那裏遺留着尊榮和御座，
還有皇裔
和他舊日的侍衛隊。

而且剛纔在蒼茫的夜色裏
瞥見了髮都的故國，
他的心就又跳動起來了
而且雙目火焰似地燃燒着。

大步跨過到岸上
他英勇地往前走着
他高聲喊叫夥伴們
而且莊嚴地號喚大將們

然而叢生着霧靄的大將們睡着了——
在歐洲平原上，那裏愛里巴河喧嘩着，
在露西亞嚴寒的雪地下，
在金字塔炙熱的沙漠之下。

何況大將們不能夠聽到他的呼聲：
有的埋送在疆場上，

其餘的叛變了，
而且出售了所賜給他們的寶劍。

於是，用腳蹠踏著土地，
沿著岑寂的海岸走著，
他憤怒地往前又往後，
然後又重新雷轟似的號喚著。

他號喚著那變心的兒子，
飄搖於命運中的唯一支柱，
曾允諾給他半個世界，
而僅將法蘭西留給自己。

可是正當希望之花盛開著而且方旺之時，
他的皇子熄滅了，
於是長久地，他等待着，
皇帝孤零零地站著——

他站立著而且沈痛地歎息著，
直道出現了東方的朝霞，
而且苦楚的淚水悄悄淌下來
從眼睛落到冰涼的沙子上。

然後走向自己底神怪的小船隻，
頭低垂在胸前，
並且走著，手揮動著，
駛放於歸去的途途。

河流·草原和戰鬥

鄒里葩譯

一、在青色的河畔

萬捷斯拉夫未作

在百年的森林中一假青色底河畔
我想念起像
給予孩子般那麼美麗底
人們給它起上的名字

像姑娘們呼喚着——伏爾加
畢佐拉，卡馬和德維那
有各種族的人集合在
青色的河畔戰鬥和做買賣

我們走向那兒去，在那兒歌聲
搖蕩着一葉扁舟
民族底第一條道路
那個淡藍色底袍籃

像紀念那已經被遺忘了的庫巴爾
我們燃燒着薪堆

像從前般在那黑色的河曲
我們和姑娘們一道編織花冠

我們遊牧亦如同軍營
有時在草原上晒着乾草
在黑暗中發着光亮的河流
向我們毫不倦怠地洪響奔瀉

然後，以憔悴的火光
我們伴送着汽船
以青春珍貴底時刻
跟着，像浮冰漂泳過去

我們在河岸上沉默着
光亮迴照，冰漸疏稀
但是誰也不訴說
青春將這樣的過去

我們愛河流
不管怎樣稱呼都是一樣的
那廣漠和淡青色底草原與

海不圍繞着的久已忘記我底思念了。

在一帶不明顯的地方

她出現於我底前面

那兒也有村落在水上

鐘樓是沒有十字架的

我們向河口那邊流放着

在夜裏思愛地談敘着

或者憂鬱地思念

同時也喜悅於幻想。

民衆中有些誰且驚心的

關於伏爾加河流和自由底歌曲

有一支悲嘆的歌曲——淚之河川

是一串悠長的哀情底歌唱

消逝了的安琪兒——美人魚

像河邊草一樣萍蹤無定

還有一條新納河像支光榮的歌曲

這河流是——槍的繼承者

和河·微涅普和她是—家

在邊境的關界上

我們的歌曲向那邊飛揚

像風順着波浪在上方飄航。

青春十行像像濕子般

也像發着響響的冰

戰鬥，憂鬱和歌頌

比生命更迅速往來得舒暢

沿着青色河畔底小徑

掘墓人的稜鏡顯然地望見

在清新的草葉下

古代在那兒長眠了

但總向在遺兒活着

從太陽昇起對晚霞之前

像鐘聲般吼響着

在自己的修道院裏吟喚着

我們瑪瑪斯其的召喚而來了

在人們的哭泣，和被英雄與勞動者

燒盡的貨族們底庭園中

談起往昔憂鬱之歌曲

我們背負着幸福底時代

跨過了過往的一個年頭

就在這兒相逢了！重新地

溫暖如慈父的氛圍

我們底一切都在這里——新納河口上

我們的路在海的那邊

而我們的戰爭在墳墓裏

安靜地睡着——我看見

他們嚴酷的世紀在石岩上被磨開

斯特夫人像往昔的壁畫

像當年，在埃及飛馳的

秋天行商約鴉翠一般

我們重新在遺兒——草原的寬曠中

在開展着的河岸上

悲傷的歌曲和永恆的意志底歌曲交換着

這所有的十切都是真實的語言

人們都跌倒在

新納河的波浪底愉快的擁抱中

像弟弟回到自己的哥哥

和姐姐——伏爾加和德涅普河的那邊

用雙手刈割不是很好嗎

高高地擲出的浪花站在河前

爲其美麗而迷惑了

在信賴者的一區間

週近於舒瓦夫天斯基墓底底

雲房裏面喧雜着

我們的旗幟招展着

伊茲普爾裏面安靜着

在世紀前的墓塚底後緣後

祖國輪臥着

邊境守備者引導衛備之騎兵

揚起的塵埃已沉沒在細的河底沿岸

二、草原

舒盧可夫作

像夜靜靜的頓河流域
 太陽燃燼了
 霧靄隱沒於彩霞之上
 白髮老者
 青春少年
 在草原村莊裏奏出歌唱
 像夜靜靜的頓河流域
 激怒的浪濤之後
 遙遠的村落向夢境裏安息
 雙手勞累了
 兩肩沉重了
 曠日墜荒於草原之上
 像夜靜靜的頓河流域
 古老的墓塚
 青蔥的草葉在濃霧中
 像草原之鳥
 昇起於村莊
 在偉大的勳勞——集體農場底播種上
 像夜靜靜的頓河流域
 馬羣雜踏
 野營像積燃着的薪山
 新的信念

新的勞作
 伸展着赤艷的霞光底翅膀。

三、瓦西卡，沙波瓦洛夫

柯里齊夫作

喂，在歌曲中我知道了
 跟他伴唱一切有意義的
 瓦西卡，沙波瓦洛夫
 整個草原都在歌唱了
 整個烏克蘭底草原
 在白楊和牧草叢中
 像蓬茸茂密的頭髮
 噙噙地開始響響了
 貯藏中有些兒東西掏出來了
 是戰鬥的彈藥
 帶着歌曲而奔馳
 在交鋒中開始歌唱了
 一百個騎兵
 襲擊了羅斯托夫
 唱清瓦西里裏歌曲律動的
 帶着巨大的喊聲和喝采底
 一百個騎兵
 襲擊了羅斯托夫

甚至於不止一百個
 似乎像三百個騎兵

像揮一揮手
 像叛亂的消息
 戰鬥底歌曲
 把敵人嚇跑了
 喂，我在歌曲知道了
 跟他伴唱一切有意義的
 瓦西卡，沙波瓦洛夫
 整個草原都在歌唱了
 到現在他還在那兒活著
 他是藝術家，
 我聽見他底姓氏
 在揭示牌上閃耀着
 如果在戰鬥的烈焰中
 他以歌唱捕捉了俘虜
 像最近他在舞台上
 也是那麼地歌唱
 喂，我在歌曲中知道了
 跟他伴唱一切有意義的
 瓦西卡，沙波瓦洛夫
 整個草原都在歌唱了

海之歌

Bryan Waller Procter 作
公盾 譯

海，浩放的海！

這蔚藍的，新鮮的，永遠自由而
渺無涯際，且無拘束地，
它旋環於地球在遼廣的土地上，
它纏繞着雲兒玩着；跟天空戲弄着，
或是像一隻倒臥於藍藍上的大生物。

我在這海上！我在這海上！

我是在那兒呀，我將永遠在那兒；
上面是藍色的，下面是藍色的！
無論何處我走過的都靜穆地；
但倘若一隻風暴將要來了而喚醒那深沉的淵，
是甚麼一回事呢？我將憑飄泛而沉睡着。

我愛（嚨！我是如何的愛呀）去飄浮着，
在那狂暴，怒吼，暴烈的湖水上，
當每一串巨浪淹蓋過月亮時，
或是當發着大風的船桅上蕩揚起音調時，
訴說着世界的深淵是怎樣的，
我爲甚麼西南的疾風如此吹揚。

我永遠不待在那邊鈍而乏味的岸邊，
但我愛着這雄渾的海有加無已，

輕緩地飄浮到地影弄的胸懷上，
像一隻鳥兒去找着它母親的巢穴；
她是一個母親是我的母親呀，
因爲我是誕生於這浩放的海！

海浪是白的，

早晨是一片紅的，
在那喧嘩的時候，那時我誕生了；
鯨魚在細語，海豚在捲浪着。
閃色魚露出它們金色的脊背，
從來沒有聽到像如此狂妄而激烈的呼嘯，
像是歡迎着這海洋兒子的出生吧！

從那時起我生活着，
在靜穆的鬥爭裏，
整整五十隻夏天過一個航海者的生涯，
用財富去消費着，
用力氣去遊蕩着，
可是從不想也不太息那無靈的更變；
死亡，無論何時它來到我這兒，
也將來到這廣闊無垠的沈海呀！

四二、九月

現代英國詩抄

鄒維正譯

蛇

H. D. 羅倫斯作

一條蛇來到我的水槽邊
在那兒喝過水，在一個炎熱的、熱的天氣里，
而我，因為熱，穿著睡衣。

在碩大而陰暗的蕨類樹底奇香的濃蔭里，
我帶著水瓶走下了石階，
可是必驚等著，必驚站立等待著，因為他正在那兒，在我前
槽邊。(註)

他從幽暗中的土牆上的一個線隙爬下
而蠕動着他的棕灰色的鬆弛的柔腹而下，越過了石階的邊緣，
再把他的項頸派感到石底上，
而在那種緊縮下水的地方，正一滴清水之下，
他以他的挺直的嘴吮吸着
靜靜地飲過他的挺直的齒眼，進入他的鬆弛的長的身體里，
靜靜地。

有人在我之前，在我水槽邊，
而後，讓一個懶懶來者，等待著。

如同牛羊一般，在飲水時他抬起了頭，
如同飲水的牛羊一般，他漠然地看我，
並且從他的嘴脣吐出鱗鱗兩儀叉的舌頭，而後思想了片刻，
再飲下多飲一些
他是土棕色的，因為灼熱灼熱的土穴，又是土金色的，
在西西里七月天氣，在埃特拿火山的烟泉。

我的教養的聲音對我說
他必需被殺死，
因為在西西里，黑的黑的蛇是無害的，而金色的則是有毒的。

而靜靜在我心中說，假如你是個人，
你要拿起一柄棍棒，現在就揮棒，把他結果。

可是我對承認我是如何地喜歡他。
我甚多不喜歡他像一個客人一般，靜靜地來到我的水槽邊飲水，
並且，平地，安靜地，不知感謝地離去，
走向灼熱的土穴里。

那是個懶懶，我不該殺他？
那是個懶懶，我想和他談話？

那是謙虛嗎，感覺着那末尊榮？
我感覺着那末尊榮。

可是那些聲音：

假如你不懼怕，你寧殺死他！

而實在地我懼怕着，我懼怕地了不得，
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感覺尊榮，
因為他會從那秘密的土中的暗門出來，
尋求着我的款待。

他喝足了，

夢幻地抬起了頭，像一個醉人一樣，
並且伸吐着他的舌頭，如同又形閃電的夜在空中，那末黑，
似乎是証着他的口唇，

並且不留心地像一個天神環顧於天空，

而後慢慢掉轉了他的頭，

慢慢地，非常慢地，就好像第三次入夢，

開始拖着他的鬆懈的長身旋轉過去，

再旋轉過我的雙面的殘破的邊緣。

而當他把頭放進那一個怕人的洞里，

當他慢慢地曳引着，鬆弛着他的肩，而走進更深一些，

一種恐怖，對於他退轉到那一個恐怖的黑洞里，

審慎地走進黑暗，而後慢慢地曳引他自己，

一種抗議壓制了我，現在他的背部翻轉着。

我看着這邊，我放下了水瓶，

我搭起一塊笨重的木頭

之後對着水槽乒乓地拋擊了他。

我現在想它並沒有打中他，

但是突然他身體留在外面那一部分，在一種卑怯的匆忙里漸漸

而去，

像閃電似的扭曲着，終於走進了

黑洞，那一個陰森的泥骨形的縫隙，

對着那個洞，在這極度寂靜的中午，我昏迷一般地注視着。

可是立刻我悔恨着這件事。

我想着那是多末卑污，多末庸俗，多末下賤的行爲！

我輕蔑我自己，與我的可詛咒的人類的知識。

而我想起了信天翁，

我希望他會回來，我的蛇。

因為在我看來他似乎又像是一個國王，

像一個在放逐中的國王，在人間未曾加冕，

現在該重來加冕。

那末如此，同一個生命的主宰我失却了我的機遇。

而我有着一什麼要贖債：

一種卑微。

註：嘉羅樹Carad-tree地中海濱一帶所特有的一種長綠樹。

歸還，我們聽着雲雀

I. 羅森貝爾作

夜是陰鬱的：

而，縱然我們有着生命，我們知道

什麼樣的骨追潛伏在那裏，

拖着這苦痛的四肢，我們只知道

這條頂着毒的道路開向我們的殲營——

在一個微小的平安寂靜之中。

可是聽啊！歡快——歡快——奇異的歡快啊！

聽啊，夜的高空鳴響着不可見的雲雀：

歌音向我們仰起諦聽的臉上傾倒。

死會從黑暗降下的

像歌曲一樣地從容——

但這歌曲就是降下了，

像是在險峻的湖邊；沙灘上一個盲人的夢，

被一個少女的黑髮，而她夢想着其間將沒有容落，

敲着板翅的怪物，那兒却藏着一條毒蛇。

遺棄

W. 歐 文作

在撕裂着我們的酷寒的冰冷的東風里，
與我們的腦部相連

困倦了，我們得醒着，因為夜是寂靜的……

低低的沉下的火光使我們顯著的記憶混亂着，

為寂靜煩擾，硝兵耳語着，好奇的，神經質的，

但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守着，我們聽着狂亂的疾風扯着電綫，

電綫在牠的刑藤里，如同人們的抽筋的苦痛，

不斷地，震撼的砲火向北面轟鳴着，

遙遠地，像是另一個戰爭的呆鈍的謠言。

我們在這兒正作什麼呢？

黎明底強烈的愁悵開始生長着……

我們只知道戰爭在繼續，雨水滲溼着而

陰雲降下了暴風雲，

黎明在東方聚集了她憂鬱的軍隊

再一次地列隊地攻擊着灰色的顫抖的行列，

但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急遽的綿密不斷的連發的子彈劃過了寂靜。

以傾斜的流動的層片，雪羣飛着，落下又捲起，

不覺因為雪而震顛得暗澹的大氣那末死一般地。

我們看着他們在風的冷漠中上下飄飛着，

但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慘白的雪片以滑瀉的手指撫弄着我們的面孔，

我們過着這滿星，感到忘却了的夢，迷離地注視着
那寧靜的深淵，如此我們便在燈光下似的微睡，
鋪展在雪花流下的地方，在那兒山鳥吵嚷着。
我們坐在垂死者嗎？

世不相傳太陽，誠地向着我，
對於神的不可征服的春天我們的愛變得畏懼着；
因此我躺在這兒本是懶惰；而是命該如此的，
因為神的愛似乎垂死者。

漸漸地我們的幻像拖到家里；瞥視着那沉下的火爐，裝飾着
有殼的暗紅色的寶石，蟋蟀在那兒輕輕地鳴着；
數小時地天真的老鼠快樂着；這房子是他們的；
門和百葉窗都關着；門是對着我們關閉着的。
我們回返到我們的垂死者中。

今夜，一他一的驕驕將與結在泥濘上和我們的身上。
使許多個手掌枯槁，使許多個頭顱成廢物。
那捲起，那呻吟和呻吟在他顛倒的手中，
對向那些半熟的面孔躊躇着。他們的眼睛滿含着冰水，
但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從此我們不相信着和的爐火會異樣的驚慌；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譯畢

村上的鐵匠師傅

美羅亨利·郎羅羅作
宜 閉 專

大栗樹下靠着村上那家打鐵店；
鐵匠師傅是兩手粗壯的大力漢；
紫藍色的臂膀，筋肉鐵條一樣堅固
又長又黑的鬚頭髮，樹皮一般臉
肩上沁着正直的汗，賺安分的錢，
白眼看着全世界，對誰都無虧欠。

天天是從早到晚，那風箱抽着響，
聽得他印着重錘，調勻地鐵上打；
好像教堂裏的晚鐘敲着鏗鏘聲。
放學回家的孩子們在門口張張；
他們愛看溶爐的焰，聽風箱的響，
一顆顆飛火，他們也想伸手去搶。

禮拜天上教堂，坐在男孩子一溜；
他聽着牧師從講台，講耶穌的道；
合唱隊裏有他的女兒唱得很好。
聽來彷彿是她的媽在天國歌樂！
他不免想起她，想她在墳裏可好；
他用手揩揩淚，那隻手又粗又穩。

他過的一輩子是勞作，歡喜，哀愁。
山早起來就開工，到夜把工場收，
敲好了什麼做完了什麼才肯休。
謝謝你給我的教訓，可敬的朋友！
幸運在生命的溶爐裏這樣鑄就，
行爲和思想在鐵砧上這樣打就。

約翰·濟慈

葉夫格里·蘭作
路·榮·超譯

一八一七年在英國出版了一小冊詩集，名叫「Poems」。讀者差不多都不注意。這本小冊子是沒有成熟的——它違反映着十八世紀的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甚至顯露出詩人傾向斯本塞（Edmund Spenser）文體中的隱喻。在這本小冊子中可以發見無可非難的合於趣味的造型的形象相重着對詩人及批評家李·翰特（Leigh Hunt）的學生樣的模倣。於是約翰·濟慈從下層社會中出現了。

過了一年，當濟慈的那本歌詠女神的愛人——一個沉入了永久的夢中的美貌的牧童的第二本詩集 Endymion 出版後，和李·翰特及他主編的雜誌「審查者」對他的「三月評論」雜誌給了他詩的詩一個粗俗的批評。希臘的神話被濟慈變成呆板，這本也是不特爭論的，可是評價的辛辣却並非基於這點。被「評論」所引起的激動，濟慈終日不能平復。

又過了兩年，濟慈的第三本詩集又出版了，但不久之後他就患急性肺結核而逝世。年僅二十六歲。

在這第三本的小冊子中收有濟慈最成功的抒情詩，其中有 Lamia 及未完成的 Hyperion。

濟慈是拜倫，穆爾（Thomas Moore），雪萊，斯高脫，古勒律己以及華茲華斯的年少的同時代人。可是假如我們想要從這輝煌的一羣中選出一個最純粹的抒情詩人來，那麼我們的手將會指向濟慈。在英國的詩史中他是占着最高的地位之一的。

濟慈的父親是一個運送炭者，從前做過馬夫。他教育他並且

堅持着要他參加了外科醫政試。可是莎士比亞和古典的神話使濟慈無意於實用的醫學。針對着他的卓越的同時代人的呼聲，他來自中世紀的生命的浪漫主義的詩應答着。

可是，雖然如此，濟慈却並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甚至不管在 Lamia 中主顯是浪漫主義的也好（青年愛美魔的狼變少女，青年的先生爲了他而揭露了狼變少女的真相，竟因此斷絕了他的幸福和生命），而且詩的審美學（爲了珍貴的但是致命的幻程而拒絕分析的理性）與浪漫主義的審美學一致也好，但濟慈依然不是浪漫主義者。

當你讀未完成的詩 Hyperion 的時候，你會很明白地理解，浪漫主義的教義僅僅感觸着濟慈，至多不過如此而已。Hyperion 不是浪漫主義的文學，而是受了圍繞着我們的宇宙的靈感的愛，而是藝術家在真實的讚美，這真實，依濟慈的本張就是美。濟慈激昂地在「宇宙中的美」前讚美着，而像這樣，是誰也不能注意到這——但不是真的，爲在浪漫主義者所推尊的——宇宙的壯麗的。

拜倫和雪萊都對十分讚揚過 Hyperion 的作者。拜倫認爲濟慈有成爲「現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的希望。這評價到現在還是沒有降低的。約翰·濟慈，這位造型的形象之藝術的大家之一，作爲一個最嚴格的，絲毫不爽的抒情詩人而進了世界詩史中。

關於「女詩人」花蕊夫人（文學閑話之一）

宜閑

「君王城頭豎降旗，

妾在深宮那得知？

四十萬人齊解甲，

更無一個是男兒！」

這四句表裏著「亡國恨」的沈痛樸素的詩，據若溪漁隱叢話和鐵圍山叢談上所說，是十世紀做過宮詞百首的「女詩人」花蕊夫人做的。但是魯迅先生在女人未必多說謊這篇短文（收在全集卷××花邊文學）的末尾引着這首詩，卻添上一句，「記得某男士有爲某女士鳴不平的詩道。」也許是魯迅先生寫這篇短文的時候，記不清楚作者是誰，有些纏錯了。也許是近代有什麼「男士」借這首十世紀的詩爲什麼「女士」鳴不平罷。否則也許是魯迅先生另有什麼確切的根據罷，因爲一般古史筆記上的記載往往是不可靠的，而歷代有閑的文人們自己寫出一首詩來，附會於歷史上有名的「美人」，也是常有的事。總之，我們如果說所謂「某女士」也者第一個就是花蕊夫人，這大約是不會錯的。

一一

我們確定了「某女士」是花蕊夫人，那就可以知道這首詩裏所說的約事實就是公元九六五年後蜀的亡國。

後蜀是五代十國之一，公元九三三年孟知祥所建立的，據有着現今四川全省和陝西南部的領土，不但以富庶出名，而且文化也非常發達，末代國王孟昶（孟知祥的次子）是能够賦詩填詞的風雅人物。在

他的獎賞之下，後蜀設立學館，刊印九經，因而讀書風氣特別興盛。但是除了這一點功蹟，我們卻不能說他是一個好國王，因爲他的私生活是頹廢的。他的後宮裏充滿了許多美貌的妃妾，其中最得寵的是有美貌又有文才的青城女子，姓費的花蕊夫人。她懂得吟風弄月的玩賞兒，能够和那位風雅的國王互相唱和因而提高了兩人間恩愛的情趣。就在那宮中，她們效王建體做過有名的宮詞百首。當時他們那一種風流綺婉的生活和窮極奢華的享樂，在宋代及其後一切有關的才子詩人的想像上，一直是人間幸福理想的極致。然而可歌的是這一對過着人間天堂生活的有情人終於因爲「亡國」的緣故落到了十分悲慘的結局。

後蜀亡國的經過是這樣的：

公元九六〇年，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驛披上了黃袍做皇帝了。那時候，他就抱着統一中國的雄心；後蜀那樣富庶的地方，當然首先成了他爭取的目標。公元九六四年，他探明了後蜀邊防的虛實，便派王全斌統率了大軍，分幾路向西進發。這宋軍的紀律並不很好。可是趙匡胤懂得部下將士的心理，有着激勵他們的手段，在出師之前，他便對王全斌說道：「我所要的是土地。如果克復了什麼城寨，只要把器甲器械歸公，財帛之類全數分給將士們就是了。」後來，汴京大雪，趙匡胤穿着紫貂皮袍，戴着紫貂皮帽，在掛設氈帷的講武殿裏辦公，忽然想起西征將士，便對左右的臣僚說道，「我們被服如此，還覺着冷，西征將士，衝冒風雪，一定更受不了。」於是他就下皮袍和皮帽來，當即派人騎馬帶去，賜給王全斌穿戴，並且傳諭他問諸將，表示不能偏及的歡意，因此西征將士十分感激，都肯出力了。

後蜀王孟昶得到了宋兵出動的情報，慌忙調兵遣將，準備抵抗。手下第一名大將叫王昭遠，是一艘自比諸葛亮的糊塗蟲。他手裏拿着

一談如意指揮軍事。在出師前的時候，他帶了許多兵，打起袖子來向途行的人們誇口道：「此番出兵不但可以打敵人打敗，就是佔領中原也十分容易。」然而他的指揮卻不如此，他的兵馬剛到對門不久，就被宋兵包圍，他自身也被捉了。

後蜀王孟昶得王昭遠全軍覆沒，便派太子立諸再帶一支兵馬出兵迎敵。這位太子是失敗主義者，一到綿州就覺得形勢不利，連忙逃回東川。（後蜀京城，今四川瀘川）這一來便壞了國王。他趕緊再調兵馬，可是不濟事了。王全斌所統率的宋軍神速地到了魏城，那位國王看着大勢已去，便叫兩頭充老李吳起草了一道向宋軍請降的降表。李吳寫降表，這是第二次了，前蜀亡國的時候，那降表也是他寫的。當地的人民爲了要嘲笑他的無恥，便趁黑夜在他的家門上貼了一張招紙，寫着六個大字：

「世修降表李吳」

王全斌接受了降表，便率領宋兵攻城，後蜀從此亡了。這是公元九六五年春間的事。

當年夏間，孟昶帶同了花蕊夫人和金體容屬到汴京去，在這條路上，花蕊夫人做過一首采桑子詞，題於鼓頭驛壁上。後來這一行人到汴京，孟昶和子弟們穿了素服謁見宋帝，宋帝便封他爲秦國公。

孟昶名義上被封了秦國公，實際上還是做着俘虜。尤其使他精神痛苦的是他那最所寵愛的花蕊夫人被宋帝趙匡胤看中了。宋帝把她單獨召到宮裏去，他知道她是女詩人，便在見面的時候，要她做一首。『君王城頭豎旌旗……』這四句沈痛的話，就是她當時在宋帝面前所做的。

花蕊夫人的才氣深深地引動了宋帝趙匡胤的心。他把她留在宮裏，和她打得火一般熱。他的太子光義（太宗）看不過這種情形，向他勸諫了幾次，可是他不肯聽。一天，他們父子兩人在獵苑裏打獵，花蕊夫人也在旁邊。光義看到了一隻野獸，把一支箭搭在弓上，對準了那野獸拉得滿滿的，忽地鬆開過身子，向花蕊夫人射去。那隻美貌的女詩人中了這一箭，便與世長辭了。

花蕊夫人進宋宮後還有一番經過，都根據上面所說的那兩部筆記，可說性靈極其是靈敏的。

孟昶做了七天秦國公也突然死了。他的死據說是在花蕊夫人被召入宮之後。他比花蕊夫人先死，還是後死？是難以斷言的問題。

當孟昶死的時候，他的母親李氏一點沒有出眼淚，她只拿酒灑在地上，向他的遺體責罵道：「你貪生怕死，大大的對不起你的國家。現在你死了，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於是接連幾天沒有進食，她也死了。

孟昶死後，宋帝趙匡胤把蜀宮的妃妾全都收容在自己的後宮，蜀宮裏的一切器物更不消說是全數被沒收了。關於那些被沒收的器物，有兩件小事，說來是很有興味的，第一，宋帝看到一隻嵌有金銀珍寶的尿瓶，孟昶所用的，不由得嘆了一口氣說道：「這擲子也用七寶來裝飾，還有什麼可以盛食物呢？荒唐到這地步，那有不亡國的道理？」於是叫人把那尿瓶撞碎了。第二，他看到蜀宮裏女人用的一面銅鏡，背後刊有一乾德四年（即宋太祖建隆元年）的日期，因爲「乾德」是宋的年號，那時還沒有到四年。於是他也召翰林學士劉敞來，問他什麼緣故。劉敞看了一遍，對答道：「這是蜀中的東西，前蜀國王行有乾德年號。」宋帝想到自己少年時的時候，沒有跟隨見廣博的讀書人劉敞過，實在太疏忽了，便感憤地說道：「宰相應當用斷費人了。」從此他看重讀書人了。

三二

歷史上每有一個風流國王就離他死了，他生前的寵姬往往在後來的民間傳說里久久地保留着。『白雲宮女在，閑坐說玄宗』，這兩句詩所以爲後人所佩服，正因爲玄宗的寵姬的確是民間所樂道的。後蜀的宮廷有着那樣的奢侈生活，那樣的文學風氣，而其中的男女主角又有着那樣的悲劇的結局。他們兩人的羅曼斯當然也就在宋代文人們的想像上成了出色的資料。

公元一〇四三年，蘇東坡還十七歲的時候，住在他的故鄉杭州，

見到過一個九十歲的姓朱的老尼姑。她說自己曾經跟老尼姑的師。到過後蜀王孟昶的宮裏，一個大熱天的晚上，那國王和花蕊夫人在摩訶池邊乘涼，作過一首詞。這首詞的全文，老尼姑是背得出的。可是等到公元一〇八三年蘇東坡四十歲的時候，他卻只記得了「冰肌玉骨，自涼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這起首兩句，而那老尼姑已經死得長遠了。於是他用詞仙歌令補了一首，全文如下：

冰肌玉骨，

自涼涼無汗。

水殿風來暗香滿，

鏡舞開，

一點明月鏡人；

人未眠，

欲飲銀蟾露。

起來搗素杵，

庭戶無聲，

時見疏星度河漢，

試問夜如何？

夜已三更，

金波（註一）淡，

玉繩（註二）低轉。

但屈指西風幾時來，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註一）月光

（註二）星名

宋代中國的代表詩人在這首詞裏，把多麼甜蜜細膩的想像寄托于花蕊夫人在後蜀宮中的私生活呀！這當然有着社會的原因，就是花蕊夫人的羅曼斯在宋代民間是普遍地流傳着的。這種羅曼斯所以流傳，大約有着三個因素。第一，花蕊夫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劇——亡國——裏的女主人公。第二，花蕊夫人是歷史的美人，因為她的笑靨曾經魅惑了兩個君主。第三，花蕊夫人是個女詩人，她過好幾詩詞。單是「君王城頭豎降旗」這一首，——如果這的確是她做的——也就可以永遠流傳了。

詩創作合訂本 (第九至十二期)

內容包括有「長詩專號」一本，以及詩、詩論、詩作和詩人研究、譯文、譯詩等百餘篇，共計三百餘頁，裝訂精美，定價照舊價計算（依目前的物價非售二十五元不可）祇售國幣十五元，明埠加掛號費一元。現已再版出書，由「作者書房」代理發行，請逕向該房批購是荷。外埠讀者請函寄桂林建幹路六合北里五三號作者書房郵購部，信到後當於三小時內負責寄出。郵票十足通用。

作者書房同啓
詩創作社

封鳳子

主編

人間世

桂林版
第一卷 第二期

● 刊 ● 月 ● 藝 ● 文 ● 目 要

把握情勢解決問題	幼年	性格的興趣	夜鶯曲	莫扎特——人類的奇蹟	論自己	歌	夜的花朵	不是想像的老故事	龍控	殺人者	落日	母親的話	苦戀	審判日
周錫鳴	駱賓基	杜山譯	盧靜	吉之喬	朱自清	何其芳	杜谷	沙蒙譯	戈茅	鐘開萊譯	司馬文森	田漢	章泯	袁俊譯

定價表

零售：每冊五元
 預定：半年六冊二十五元
 郵費：掛號一元五角六分
 快件二元四角

發行

人 世 間 社

地址：桂林林榕城路一號
 地址：桂林林榕城路二號
 地址：桂林林榕城路三號
 地址：桂林林榕城路四號

總經售

集 美 書 店

地址：桂林林榕城西路一〇五號

附 啓

本報批發請直函集美書店接洽
 讀者預定以及惠寄稿文並垂詢
 等情均請註明桂林郵箱二九六
 號本社以期迅速辦理此啓

詩 創 作 叢 書

詩 心

鍾敬文 · 二 元

在新詩蓬勃的時代，詩的理論正迫切需要着。本書作者是在詩論研究這一門中，摸索過許多艱難底路而走出來的。他面對着現實，完成了這本書，一寫中國新詩的理論界放一異彩。

西班牙詩歌譯選

黃藥眠譯 · 二 元

西班牙的文学在世界文學史上是有着很高的評價的，百年來，西班牙是落後了，內戰，却促使着所謂「無脊椎」的西班牙精神復活起來。當千百萬的人民手裏拿起了武器和他的法西斯蒂鬥爭的時候，他們又開始歌唱了，他們復活了西班牙詩歌中最古老的傳統——中世紀的民歌。詩人們開始在戰壕裏面與士兵們集會，朗誦這些新詩歌。這裏就是裏面的一部份精彩者。

金剛坡下

胡危舟 · 一元八

這是抗戰以來僅有的三兩個詩劇中比較完整的之一。從詩的觀點看它是詩，從劇的觀點看它是劇。這樣，它就成了一種詩與劇綜合的高度的藝術形式。而在詩的語言方面，本書也有很大的貢獻。

出版……詩創作社
社址……桂林重慶路六
台北星五三號
總經售……三戶圖書社
經售處……桂林中北路
一〇七號
歡迎……批……購

春天一大地的誘惑彭燕郊 4.50

星之歌……廣民即出

牧歌……侯唯勤即出

荔枝紅……黃雨嬰 5.00

現代中國詩鈔……鄭綠芷即出

伊甸園外……鄭杰人 5.00

紅蘿蔔……征軍著 4.00

泥 溝 集

孫藝秋 · 五 元

——在泥濘的路上，
釘鞋是人們的奴隸。
在貧窮的日子，
我們是別人的釘鞋啊！

在這里，詩人還唱出了「生的路途還遠遠呢！而我們的腳下有更多的泥濘。自己滑倒要自己起來，何必把手伸給別人呢？」這是充滿了生的火燄，生的呼喊的歌聲。在激雷翻騰的雷波下將埋葬這一切苦惱與沮喪頹唐。

母 與 子

陳 原 · 四 元

本書分上下二輯，上輯為翻譯馬耶可夫斯基，姜布爾，雪夫兼珂等五大詩人的名作。下輯為創作，是作者五年來從豐富的生活提煉出來的愛與恨的心聲。

分均益權者版出。者讀。者作張主

房書者倫

號三五里北合六路幹建林桂：址地

章簡購郵

本房創始紀念優待讀者兩月

自一九四三年元旦起至二月底止凡購買本版書刊一律
八折，外版一律九折，外埠以郵戳為憑。

出版部

自一九四三年二月起開始出售（書目在下期本刊及各地報紙廣告之），務必
做到下列宗旨：一、絕對尊重作者之權益，不翻印，不壓低與不拖欠應得版
稅。二、不刊印壞書給讀者，使讀者不浪費時間、精力與金錢。三、印刷。
紙張、版式、決不偷工減料。總之，我們的目的：作者、讀者、出版者之
間三者能權益均分。

郵購部

代購代定各種圖書雜誌

手續簡便。辦理迅速。書價特廉。信用第一。

- 一、郵購者，將收件人姓名，地址，均用正楷分別寫明。
- 二、書籍名稱，部數，出版處，及雜誌名稱，份數，起訖期數，出版處，均請詳細開列。
- 三、貨款可委託銀行匯劃，或購用郵局匯票。郵匯不通各地，或可用郵票代款，十足收用，但以五角以上者為限，（限省用郵票不收）。惟戰時信件往返遲緩，書款或郵費，請預為寬付。
- 四、如有餘款，懇給「郵購戶存款證」以備日後購書之用。
- 五、附有款項之信件，請用掛號寄下，勿附寄現鈔，否則若有意外本房恕不負責。
- 六、書籍文具根據交通情形分別用「掛號」或「快郵」汽車運寄奉，所需費用照郵局規定者收取。
- 七、書刊寄出，如有就誤遺失，除掛號快郵，本房可代向郵局詢查外，恕不負責賠償之責。
- 八、委託郵購者負掛計，一律免收包裝費。凡委託本房代辦各種書刊，代定雜誌代預約特價書等，一概不加手續費。又，向本房購書，信到時，三小時內即寄出。
- 九、委託郵購文具如未能收到而來函查詢時，請寫明前信寄發日期，附款若干，書貨名稱以及與前信同樣之具名。

最新書目承索即寄

力 磁

艾蕪主編，文學叢書之一，沙汀作定價四元四角。

作者是在西北敵後執行的戰士，他在「這三年來我的創作活動里說：『我不打算接觸更多的生活，但我却願意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看得更深一點，更久一點。與其廣闊而浮面，倒不如狹小而深入』。我們正用不着害怕。用不着向自己的嘴上貼上封條；……爲了民族國家的權利，我們是用不着打算個人利害的。』以作者這樣的戰國精神，深入嚴格而正直的創作態度，寫出來的作品，無疑是雄健與堅實的磁力。就是選集了作者幾個力作編成的。

本書是作者

在寫作中的「中國歷史大系」的縮本和通俗本。是以正確的歷史

觀寫成的。一個社會構成中的社會意識形態

，生產關係，經濟狀況和變化發展，及建築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文化，藝術諸形態。論斷出社會的性質。這一個科學地作品，真的能將發出

廣大青年們對中國社會歷史作共同的研究而給青年們對中國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客觀發展規律和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青年們主觀上「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努力方向和任務。本書分上下二卷，下卷在送審中。

中國社會簡史 (卷上)

吳澤著 十元三角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九三一號



新華書店發行

詩

論

元 六 · 著青艾

用詩的藝術形式，詩的感覺，來解釋現實，這還是第一部。雖則作者謙虛地說過：『詩，這命題太莊嚴了。要完全地解釋它，對於我們這時代，還是不勝任的。』然而，這里邊却使我們輪廓地看到詩的境域。詩的真正意義了。你想了解詩麼？想接近詩麼？那請讀這本詩論。

三戶圖書社

總經售 桂林中北路一〇七號

「春天」出版，不及二月

即已售罄，遠地同業添配，均告闕如。今已重版印出，定價四元仍由本社總經售。

春天

艾蕪著 四元

作者在本書里，展開了一幅農村寫照，描景描物，宛然如生：對人物性格的刻劃更爲深刻。它寫下了中國農民奴性的服從，堅強的反抗。更寫下了反抗和服從的二重性格。這便成爲中國窮苦農民的全部縮影。

出版：民國卅一年十二月廿五日

89 60